

幽燕

期三第 卷二第

要目

歲首獻言	一九三三年的回顧	阿良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再出發(續)	林房雄	王季陸譯
老壽	湘士	
途中	張堃	
落魄	水若	
信	絮如	
隨筆二則	碧波女士	
讀者園地		
可憐的母親	王登瀛	
一童子	劉紀友	
這年頭	董新華	
一個早晨	董兆瑞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及社會政治諸問題之文字與圖畫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文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酬現金或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四號本社

本刊啟事

本刊承蒙讀者諸君踴躍投稿，十分感謝！惟來稿所用紙張，種類大小，均不一致，編輯印刷，兩感困難，茲特印製稿紙一種，擬自本期起，酌量分贈投稿諸君，以資劃一，其他欲向本刊投稿者，亦可來函索取。

保定西中大藥房

經售

泰西原料藥品
西藥器具
外科治療器材
內科衛生材料
家庭調劑配藥
各種常備良藥

保定西道街口路南

疾呼旬刊 第三卷 第一期要目

所謂人民革命政府的分析…………… 黎如

日本之經濟問題非滿洲所能解決…………… 黎泉

合作之理論與實際…………… 任難

讀者園地…………… 張恩海

價目：每期二分全年五角郵費在內

地址：保定疾呼旬刊社

河北民聲日報

為保定唯一敏捷之新聞紙

消息靈通 新聞準確

定價每月洋二角

零售每張洋一分

卷頭語

時光過得如流水般的快，曾幾何時，一九三三年，又成爲歷史名詞了！在過去一年中，本刊與讀者見面，共十二次，雖努力在期望着做一個青年的良友，但事實是不是這樣，要請讀者批判。

不過我們是時代青年，便應該担當時代的使命，以往的雖則死去了，而未來的方將開始，我們的經驗，正須由過去的事體中去探求，不良的改良，不知的求知，今後的希望，正無窮極。

值茲新年開始之時，每個人的心理，都有一個除舊布新的概念，同人對於本刊，亦復作如是想，準備從今天起，大加刷新，務使牠日新又新，以成爲新時代新青年的喉舌。因此從本期起，特另爲青年闢一園地，盼望青年朋友，儘量的在這園地上，說你們所要說的話，做你們所要做的文。

「言爲心聲」，心有所思，則不能無言，尤其在今日這政治混亂，經濟恐慌，文化腐敗，社會不安的狀態下，青年的煩悶，更是不可究詰，大家借着這小小刊物——幽燕，發揮一點獨有之見，獨有之聞，藉以交換知識，聯絡感情，寧非快事！

惟是本刊限於經濟能力，未能儘量擴充篇幅，對於讀者諸君的來稿，往往不能一期刊載，使諸君望眼欲穿，還不能見到自己所投的稿子，這該如何向諸君道歉呢？

——編者

恭賀新禧

Happy New Year!

新生的一九三四，

代替了成爲陳跡的一九三三。

接着，還有三五，三六，……

像海洋一樣地沒有邊。

可是，朋友，不要因此就說——

跑到我們跟前的日子多得不可數，

你要知道，我們的生命是有限！

那麼，好，振作起來，我們幹吧，幹吧！

在未來的每個日子裏，

要像在月份牌上的印着日月的數字上，

打個記號一樣，每天應該留一個痕蹟，

不許有些微偷閑！

這樣，我們才活得有勁，

才會把我們的孤寂苦悶的生活

弄得光華燦爛！

歲首獻言

飛 石

地球永遠是在這一條軌道上推着時光前進，現在把一週的路程行盡，又開始了這未來的一週，在無意的轉動中，消逝了多少生命，造成了多少偉業，在牠是一件慣常的事，自開天闢地以來，不知有了多少萬次，但在我們這小生命中不能不珍重時光的匆匆！

現在是一九三四年的開始。

這個開始，將帶來無限的新的景象，在這時誰也抱着將來的希望同時回顧着過去。

一個做着昏迷的夢的人，永遠不會感到悲痛與歡樂，因為他的認識不清楚，一切現象所給的刺激，都是一樣的反應，這個夢的圈套，不知道籠罩了多少青年的頭腦，對於前途無所謂希望，當然也感不到失望，人的快樂莫過於希望的滿足時，痛苦莫過於失望的徘徊時，因此只有懺悔給與人生無限的快樂與悲哀。

最苦的，是抱了滿腔熱血在迷途中追求的人，前途永遠是模糊的，更得不到什麼是「人生」的意味，因為他只是麻醉於某種藥劑之下，追求着他所幻想的夢，等到稍清醒一點時，立刻沉到幻滅的悲哀裏，我們要體味人生，充實生命的力，發揮自我的光輝，該逃出現你陶醉的夢境，追求真實的新生，開始努力新的生活。

「過去」，最使人容易想到的，就是一切錯誤，「將來」，就是未來的現在，還是抱定希望，最不該放棄的，是我們所享受的這一剎那的現在。因為「過去」與「未來」都是空洞的靠不住。就在這個享有的現在來發揮我們生命中的偉大吧。

現在中國的局勢，像是到了蘊藏着的炸彈將爆發的時機了，在過去的一年中報上最使人注目的是東北偽國的擴大與倭奴的侵略記載，現在呢，使我們不得不留神的是東南，方向是由北而南也同樣的組織了偽政府，並有和共黨合作的消息，在這個突變的事體中，益使我們前途的希望趨於暗淡，但我們永久相信中華民族，是酷愛和平的民族，一切的叛亂，都必在這民族的堅韌性之下消逝於無形。現在，新的年頭開始了，也許就是舊的一切污濁剷除潔淨的時候。我們大家期待着，努力着罷！

一九三三年的回顧

阿良

在一九三三年，中華民族受了多少災害，損失與恥辱！這一年內，熱河省繼東三省而喪失，長城各口被奪，至今未全收回，灤河東岸被擾，平津震驚。漢奸石友三，李際春，郝鵬，姚震之流，暗中製造華北國，步偽滿洲國之後塵。馮玉祥割據察哈爾省，自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籌餉拉夫，敲骨吸髓，不知委任了多少司令，軍長，師長，馮氏下台，方振武與吉鴻昌帶着馮氏所收羅的散兵，土匪與共匪竄入河北，利用日人掩護，進攻北平。方吉之亂剛平，內蒙鬧着要自治。望望南邊，江西福建的共匪負隅萬山叢中，抵抗着中央軍的五次圍剿。豫鄂皖邊共匪死灰復燃，燒殺了幾個月，現漸歸於消滅。四川共匪重陷通江南江巴中縣，一度攻破宜瀘綏定兩縣，劉存厚潰不成軍。西藏達賴喇嘛派重兵進窺川邊，時時有衝突的可能。新疆盛世才與馬仲英對峙，爭戰無已。中央兩度派大員前往宣慰，無有結果，貴州王家烈與毛光翔爭主席，兵連禍結。兩廣各自爲政，不能受命中央，福建在陳銘樞領導下禍國叛黨，搜羅反動份子，與共匪攻守同盟，擴充軍備，收容土匪，搜括軍費，或曰圖粵，或曰圖浙，中央雖抱息事寧人之旨，然陳銘樞等沉迷不返，想不能免於討伐……內憂外患到了這般嚴重地步，吾人民之死於槍炮，水火，饑寒者，正不知有若干人？況論時事者，皆謂一九三六年世界第二次大戰將爆發，日本，蘇俄與英美皆將奪取中國爲後方資源供給地，若不先事準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吾民族所受蹂躪將百倍於今日，古語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悲痛的一九三三年，亦有回潮的必

一、國難更加嚴重

本年元旦第二日日軍攻打山海關，三日日兵入城，四日城全毀，人民被殺者數千，十二日日軍奪取九門口，從南北兩道攻取熱河省，二月十七日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與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主席張學良赴熱河視察，激勵軍民，但因熱河主席湯玉麟喪失民心，形勢惡劣，日軍於二月二十一日開始總攻，開魯，朝陽，赤峯，凌源相繼失守，至三月二日熱河全省盡失。日軍且西迫察哈爾省，南下灤東，以平津爲目標。

一月中，江西共匪逼近南昌，南昌各界敦促蔣委員長赴贛督剿，蔣委員長於一月二十九日到南昌，北方軍事既緊急

，蔣委員長乃於三月九日到保定與張學良會面。張氏受與論攻擊，自覺慚愧，因請辭去軍職。十一日通電下野，所部東北軍交于學忠，黨福麟，何柱國，王以哲統率。國民政府即任命軍政部長何應欽繼張任北平軍分會主席。蔣委員長在石家莊接見駐晉綏靖督辦閻錫山，又在保定召見北平名流，胡適，丁文江，翁文灝，蔣夢麟等，研究華北大計。旋於二十四日親到北平視察，華北局勢相安，贛匪又告猖獗，撫州吃緊，至四月六日回南昌坐鎮。

日軍攻城奪地，既如封豕長蛇，漢奸又紛紛接應。李際春，郝鵬，石友三，張敬堯，白堅武，姚震等暗中製造華北國，想步爲滿洲國的後塵。華北軍界元老段祺瑞爲避免奸人造謠，早於一月二十日南下，過京赴滬作寓公，漢奸既組織便衣隊，潛伏平津，陰謀搗亂，日軍乃南下攻長城各口，及灤東，西迫察哈爾省，四月十五日遷安縣失守，十六日我軍退出灤東，同時察省東邊吃緊，二十八日多倫失守，日軍沿察東南下，攻破古北口，我中央軍二十五師扼守石匣鎮，與日兵血戰三晝夜，卒因砲火遜於日軍，不支而退，此役我軍忠勇，日人亦極佩服，事後曾收集我方死士遺骨，築墓建碑，以示景仰。華北險要既失，平津有葉卵之危，中央議決設立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郛爲委員長。黃氏於五月十七日到平就職，黃談對外交折衝之功，二十四日戰事稍緩，進行和平運動，行政院長汪精衛聲言，在不喪權辱國之原則下，談判休戰，二十六日通州日軍撤退，距城三十里。三十一日中日代表在塘沽簽訂華北停戰協定。其要點爲：(1)中國軍即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蘆台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不再前進，又不行一切挑戰擾亂之舉動。(2)日本軍確認中國軍已撤至第一項協定之線時，不超越該線續行追擊，且自動概歸還至長城之線。(3)長城線以南第一項協定之線以北以東區域內之治安，由中國警察機關任之。協定簽字後即生效力。此種協定，當然非勝利的外交，然欲免華北之糜爛，捨此又有何法？汪院長云：「局部緩和，不影響於領土主權及在國際所得之地位，爲久勞之軍隊窮困之人民得所蘇息計，政府將毅然負責爲之」乃主持編建軍政之蔡廷楷將光緒通電反對，何其不諒華北人民之痛苦耶？

同時反對塘沽停戰協定者有馮玉祥，馮氏借此機會，於五月二十六日在張家口通電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任命修麟閣，吉鴻昌，高樹勳爲一三三軍軍長，其他司令師長不可勝數。專一招收土匪，編制軍隊，兵匪既多，乃借轡加捐，徵集騾馬，拉夫。察哈爾本貧瘠之區，驟增軍隊數十萬人，生活日用品漸漸枯竭，軍民交困，延至八月六日馮氏覺得局面不易維持，乃通電下野，二十九日中央改組察哈爾省政府，宋哲元仍爲主席。

當馮玉祥自稱抗日同盟軍總司令之時，漢奸李際春，石友三等利用協定停戰區域我方不得駐軍，組織偽軍，佔領瀋東各縣，樹獨立之旗，燒殺淫擄，無所不爲，其實情爲日本扶植漢奸與馮玉祥聲援，擬東西夾擊平津。即不然，盡量破

壞，亦使灤東各縣破碎，撤我門戶。我幾許力量交涉，日方始稍稍讓步，緩其對李際春等之援助。我方於六月底成立戰區接收委員會，以于學忠爲委員長。七月十二日接收戰區委員會在河北省政府開會，討論接收手續。至二十五日始接收唐山，於是灤東平北各縣，陸續接收。李際春與石友三部僞軍，次第編遣。我方編練保安隊到灤東接防，曾一再受日方阻撓，方能開駐各縣。然至今尚未接收者有都山，榆關及長城各口。李際春石友三方吉結束，日軍又驅遣土匪老耗子竄入關內，佔據撫寧縣。九月方振武與吉鴻昌率馮玉祥之殘卒，靠日人之資助，竄入平北停戰協定區域懷柔縣，與灤東老耗子相呼應，擬共同組織東亞聯合同盟軍。總而言之，日人勢力已深入華北，不斷利用漢奸，土匪，落伍軍閥，不惜以金錢，槍械，人才爲資助，繼續擾亂華北之局面，使我精疲力竭，窮於應付，非至我方表示外交上相當讓步，日人不肯暫釋其魔手，方振武吉鴻昌率部擾平北一月，始於十月十六日離開軍隊，十九日方吉殘部繳械，開赴保定編遣。我方保安隊於十月十八日東開，往勦老耗子匪軍，至十一月五日克服撫寧，灤東問題告一結束。此中外交曲折，明眼人想能見之。

十二月，福建事變後，日僞又進兵占領察省新源縣，於以見內亂與外患互爲因果。

關內既一再被日軍直接間接蹂躪，則收復東北更難，日軍在東北取包圍封鎖政策，使義軍難以立足。一月十日東北抗日義勇軍丁超李杜部自滿洲里退入俄境，十四日王德林部自綏芬河退入俄境，馬占山所部有隨丁超李杜部退入俄境者，與王德林部集合，自俄境入新疆，馬屬另一部分與馮占海部南下入熱河。熱河失守，退往察哈爾，中央四月二十九日，改編義勇軍，取消舊名目。自此以後大部隊義勇軍在東北皆難以立足，僅鄧鉄梅猶率數千人在孤軍奮鬥中，郭道甫曾一度組織華東共和國，利用蘇俄之後援，思佔領黑龍江吉林兩省東部以立國。因實力不充，至今若存若亡。東北義勇軍領袖馬占山蘇炳文王德林李杜自蘇俄轉歐洲遊歷後，於六月先後回國。受民衆盛大歡迎。

二，赤匪仍在各省燒殺

赤匪原以江西一省爲大本營，但數年盤踞，人民死者既多，生產破壞殆盡，即不遭國軍圍剿，共匪亦自知不足恃，因此盡力向福建，河南，湖北，安徽，四川等省發展。

江西赤匪一月曾一度逼近南昌。二十七日蔣委員長赴贛督勦赤匪，二月四日在總部訓話，實行「實幹」「快幹」「硬幹」三信條，三月蔣委員長北上抗日，四月初撫洲又危。六日蔣委員長趕回南昌，十一日集豫，皖，鄂，陝，甘，蘇，浙等省軍政領袖於總部開重要軍事會議，詳籌勦赤方略。自此以後，實行「七分政治，三分軍事」的政策，組織人民自衛武力，建築礮堡，開發交通，封鎖匪區食鹽，藥品，火油之供給，一面訓練官兵，精研技術，積聚軍需，乃於秋初進行第五次圍剿。重創共匪於浙灣，大雄關，金谿等地。一年內先後收復金谿，資溪，黎川，光澤等縣。江西共匪已陷於日

暮途窮。

二月江西赤匪曾一度竄入福建，圍將樂縣。八月，共匪大舉入閩，一度攻破延平，迫近福州。十九路軍區壽年師完全潰敗。卒賴中央軍劉和鼎師擊敗共匪，延平於九月十一日解圍，共匪西退。十九路軍此次受共匪之威脅，竟種後來聯共之因，真令人料不到也。

豫鄂皖邊區共匪前年本已肅清，匪首徐向前，率領殘部竄入四川。本年春，因中央軍調赴北方抗日，匪勢復熾。中央任命劉鎮華為豫鄂皖剿匪總司令，指揮梁冠英，衛立煌等部圍剿，冬季方將匪完全擊潰。匪首沈澤民，吳煥先潛逃。四川共匪徐向前，鄺紀勛春間被田頌堯打敗，克復通江，南江，巴中等縣。徐鄺二匪竄至陝南，欲西北向以通打國際路線，又思竄回湖北老巢。正舉棋不定之時，劉文輝忽向田頌堯攻擊。田撤回追擊共匪之部隊以禦劉文輝，六月共匪乃復陷通南巴。其後劉湘幫助田頌堯攻擊劉文輝，共匪在軍閥混戰聲中，日益發展，進陷廣元，閬中，儀隴，營山等縣，秋間又陷廣安，宜漢，綏定。劉存厚與楊森皆被擊敗。共匪迫近重慶，欲與竄擾川東之賀龍聯合。劉湘奪取成都後，始聯合各將領，派兵包剿，現已奪回宜漢綏定兩縣，但人民因此流離失所者，不知幾十百萬人？被共匪屠殺者，又不知若干萬人矣？

除著名匪區外，共匪潛藏暗伏，全國到處皆有。中央偵察嚴密，時有破獲，社會秩序可保無慮。惟馮玉祥吉鴻昌倡亂察哈爾時，共匪宜俠父與張慕陶從中操縱，一時共匪麇集吉鴻昌部下，吉氏雖逃，共匪因此流入西北者不少，接近外蒙，後患正堪慮也。

三、邊疆

東北邊疆已失，經過事實，刻骨銘心，無待贅言。華北叛將與漢奸方告平息，內蒙自治問題以起，內蒙區域雖廣，人口不過二十萬左右，依牧畜為生，現北鄰赤色帝國主義之蘇俄，東鄰白色帝國主義之日本，地位重要，王公思增加權利，青年思想激進，其中復有日本人之宣傳，激動與策劃，而自治問題以起。十月九日錫林郭勒盟副盟長德王在百靈廟召開內蒙自治會議，向中央要求高度之自治，中央乃派遣內政部長黃紹竑與蒙藏委員會副委員長趙不廉赴內蒙視察。黃趙二氏於二十七日自平起程，第十七軍軍長徐庭瑤偕行，十一日黃等在百靈廟與內蒙各王公會商自治問題，成績良好，大致擬定就綏遠察哈爾兩省旗地，設兩個自治區政府，現黃等已携草案，到中央報告，如經中央核准即可照辦。想內蒙問題當可圓滿解決，不致貽中央北顧之憂也。

新疆區域廣大，民族複雜，大致回民佔十分之七，漢人佔十分之一二，蘇俄，英國與日本皆在背後操縱新疆，過去金樹仁主政，受蘇俄之影響為多，自金樹仁出走，新疆一時陷於紛亂。天山南路完全為纏回勢力範圍，對漢人尙友好。

天山北路，馬仲英盤踞迪化吐魯番一帶，仇殺漢人，不可勝數。盛世才與劉文龍憑藉少數省軍與退新之東北抗日義勇軍，與馬仲英抗戰，屢進屢退。勝負難分，中央於六月派黃慕松乘飛機到新疆宣慰，黃擬輯和諸族，調停各將領。盛世才因妨礙其獨霸新疆之企圖，驟然監視黃氏，並殺接近黃氏之陳中等八人。黃氏於七月回京，新疆仍為僵局。八月底中央又派羅文幹赴新宣慰。羅氏於九月初到迪化，計劃尚未進行，盛馬已以兵戎相見。羅氏因從蘇俄轉道回國，毫無結果。現新疆仍幾方對峙，日謀攻殺。外力從中操縱利用，則日益見效。後者更不知如何收拾？

西藏在英國勢力影響之下，達賴喇嘛與西康連年用兵。本年暫劃金沙江為界，隔江相守。兩方信使往還，達賴口頭尊崇中央，迄無服從之表示。十月十七日達賴逝世，藏中事務由司倫（官職）噶廈負責。班禪喇嘛原與達賴分治藏務。十二年達賴逐出班禪，統治前後藏。十年來班禪受中央封為國師，宣化於青海內蒙古各地，心不忘回西藏，今達賴既已逝世，班禪其可歸去乎？

當前年日本奪取東北三省之時，法國亦有覬覦西南之心，本年七月佔我與南珊瑚九島。中央及西南政務委員會雖迭次向法國抗議，尚無結果，此九島雖少經濟上價值，然為軍路要點，與國防關係甚大。

四、內政與建設

在悲慘的一九三三年，亦有幾件可以欣慰的事。整個內政不會統一，沒有可以說的，可說的是：

一，廢兩改元於四月五日實行，從此銀兩與銀元互換有一定的比例，金融流通便利，商業減少損失，間接於平民的利益亦不少，與政府之財政及幣制當然亦有大利。

二，南京中央體育場落成，規模宏大，本年雙十節舉行全國運動會，會期十日，成績優良。

三，考試院於十月至十一月舉行第二屆高等考試，錄取一百零一人。試題堪深，考生成績優良，於促進學術之功效甚大，在大家打，吵，殺，以搶奪飯盆中，開放一條小小和平活路，於轉移社會風氣，當亦有裨。

建設事業可說的是：

一，山西同蒲鐵路與皖浙之蕪乍鐵路先後開工，明年皆可通車。浙江江山鐵路完成。隴海路之西安潼關段，與漢路之株韶段皆在興築中。京浦輪渡長江號啟航，津滬車可直達。

二，各省皆興築汽車公路，長短不等。新綏長途汽車自包頭至迪化已試航二次。

三，航空路有西北線，滬平線，滬粵線通航。九月孫桐崗與陳文麟作全國飛行，全國人民自動捐款贈政府者有二十餘架，九月九日上海愛國號五飛機行命名典禮，尤動人耳目。

五，一九三三年所遺下的困難問題

在一九三三年外交沒有辦法，倚賴國聯，國聯無實力的援助。聯絡英美，尚未得到多大幫助，日本先利用漢奸土匪給華北以重大的威嚇與痛苦。與日本直接交涉，則在日本人手中永不會討到什麼便宜。

在一九三三年農產品價格更爲低下，農村加速地破產。國貨工廠倒閉過半，絲廠，絲織廠皆奄奄一息。商業，因一般消費力之減少，只有一再減價。事實上做洋貨之推銷者而已。

日人仍不斷利用漢奸，醞釀華北國的陰謀。長城各口之收回，至今仍在交涉中。

內蒙自治問題與新疆的混亂已見前述。

孫殿英數年來輾轉華北數省之間，軍隊聚集日衆。六月中央任命孫氏爲青海屯墾督辦，時馮玉祥方就民衆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孫氏觀望形勢，借口缺少開拔費遲遲其行。十月方吉逃亡，察事相定，孫軍乃開始西移，因就地徵集，地方大受損失，甘肅，青海，寧夏三省軍政當局，朱紹良，馬步芳，馬鴻賓等聯名電請中央，令孫軍暫緩西開，情辭迫切。中央未便作左右袒，孫軍與馬軍即在寧夏以北對峙。孫軍雖只兩師之餉但搜羅已達六萬至八萬人。非獨人民苦於供應，士兵無餉，時有叛變。孫氏之參謀長韓麟符原爲共產黨北方首領，現北方亦匪多依韓氏爲掩護。孫軍現駐河套及綏寧兩省邊界，將來不知如何歸宿也。

一九三三年所遺下的最大問題當爲福建事變。生產黨將會與共產黨打成一片麼？因福建事變，日本勢力會更加深入而陷福建於東北第二麼？福建事變會牽動中央則匪軍事麼？福建叛逆最短期間會被中央討平麼？現在我們都還不能知道。關於福建事變，本刊第二期敘述已詳。這種重大負擔，無疑是留待國民於明年解除了。

一九三三年是東北喪失後的第二年。國土更加喪失，國民橫遭屠戮，國力未加充實，我們所能補償的是什麼？是愛國勇氣的增加。愛國男兒。起來吧！遠望一九三六年，回顧一九三三年，各負起救國的責任。

一九三三，十二，二十五。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再出發

(續)

林房雄

(原本有許多畫虛線與畫×的地方，一仍其舊未加應測。)

四

現在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名雖如此，但並非作家的同盟。

是半作家，半政治家的集合體，因而，做為文學團體也好，做為政治團體也好，都不夠資格，同盟的混亂，便從這個事實中產生。而作家同盟之所以成為這樣的混血團體之最大的原因，是在於指導部之全無文學運動的基礎知識。

在這裏，我要說一說文學運動的基礎概念。意識地說出文學真諦，對於同盟指導部的「非文學的」真諦，以「文學的」真諦對之，我希望在這種意思上讀我的文章。

第一，作家是甚麼呢？

作家者，是具有豐富經驗，銳敏的觀察，深刻的表現的特別的天才。——按照中野重治的說法，是在百年之中僅能生出一人的才能。(這樣一說，恐怕指導部又要大起騷亂了。——應當又是：林房雄的藝術至上主義。他思由於將作家的才能神秘化了，把同盟做為知識分子出身的職業作家的私產，而將勞農作家推出門去——擔心是沒用的。我是在真實上說話，先請慢慢地讀我的文章。)

作家，永遠是這樣的特殊的才能。因而，你即使創辦多少文科大學，作家也不一定產生。從千人的大學文科卒業生之中，也許有一人產生出來，然而不能更多地產生。反之，從工人，百姓，水夫，小商店職員，外交官，浮浪者，女僕，夥計，軍人等等差不多和文科大學相對的場所，却往往產生出來。不消說，少數的作家，在這場合，自然更會從千人的勞工，萬人的兵士之中產生出來的。

寫作文章，吟味文章的能力，在教育普及了的現代，差不多為一切人所有。但實際上，要詳細地分析起來，並不是這樣的。既有像說莎士比亞並無趣味的晚年的達爾文一樣的，只懂抽象的理論，不解情緒的表現的滋味的典型，又有像土方與志一樣，一方是世界的演出家，一方說到文章，却全不會寫的奇妙的典型。但大體上，把這能力看做一般的東西

王季陸譯

爲較好。雖然如此，作家，是從這百萬的讀書人之中，緩緩地，一個人，二個人的產生出來的。

具有這樣的特殊天分的作家，由于其可以說是放蕩的經驗與癖好，意地深刻的觀察，偏狂的表現慾，以至其他複雜的特性，在作家以外的場合上，大抵是因其「非實用的」之故，而沒有用處，不遇時機，爲生活所壓迫，一方具有作家的天分，一方就了另外的職業的，以無能的小職員，懶惰的店員，意志不定的新聞記者，政治的走狗，寄人籬下的小商人，沒氣力的勞動者，自以爲高明的教師而終其一生的人，很不足奇。這是正和犯了什麼錯誤，被引入低級趣味之淵裏的沒有才能的作家，以凡庸文人終其一生是相同的。

作家同盟，必須是儘量地使這樣的才能自由地發展的組織，然而，作家同盟，却正相反。即使可以特意地從工場，從農村，從街頭，從學校，從已成的作家之中選拔這樣的作家的素質，但却在他們——小職員，兵士，政治家，教師，新聞記者身上，要求而且命令其成爲委員長，支部書記，會計部長，團體教師，出版部員，複寫印刷者，討論家。作家的素質，披靡而逃了。（並不是輕蔑左翼營陣中的這些工作。而且，爲了其成爲這樣的人，所以在另外的團體，顯然可以成爲地道的鬥士的。）爲了相信着同盟是唯一的階級作家組織的良心，想逃避而又遲疑的作家們，悄悄地怠工了。一怠工，便是「右翼的偏向」。將這個狀況，認爲是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障害而從正面加以反對的人，便被加上「擾亂者」的名稱。

雖然我以為使工場或部落出身的青年作家們加入作家同盟，這也許可以充分地發展其自己的文學素質的，但一旦加入，便突然代替了寫小說。什麼要成爲團體的責任者呀，要成爲支部的書記呀，某月某日的午後某時要在這兒集合呀，因爲受了這樣的命令而慌亂，或寫了以自己的經驗爲基礎的小說，便是，這小說沒有表現出××的主題呀，不能畫出勞動者的……呀，終于，是用所謂沒有「主題的積極性」這調子來詰責人。因而看到不知有多少的使人憤怒而氣悶的實例。因爲這個實況，所以在作家的同盟，做爲活動分子而留下的人，只是，爲了幸而沒有作家的素質，因而不把作家同盟的半政治主義認爲矛盾；或者，爲了一向沒有如入普羅列塔利亞鬥爭組織的經驗，甚至把作家同盟的半政治的鬭爭，認爲珍貴的……而突然興奮的人們。因爲這些人們，在作家同盟的幹部，是頗爲理想的同盟員，所以自然而然，這種半作家半政治家，便成爲同盟的主流。于是作家同盟，更不成其爲作家同盟了。

也許有人要反問——不錯，歷來的作家，也許都是具有經驗，觀察，表現的典型，但那是布爾喬亞，小布爾喬亞典型的作家，普羅列塔利亞型的作家，完全是新的東西。他們是在鬭爭之中，磨練筆法的作家。只有在你的眼中認爲是半政治半作家型的作家同盟的作家，才是新的普羅列塔利亞型的作家呢。——這是撒謊。即使在蘇俄，也曾有一時有做這樣主張的極左批評家。然而，在鬥爭之中，筆法（*style*）（如果只是關於筆法的話）荒廢了。普羅列塔利亞作家者，並

非在鬪爭之中磨練筆法的作家，而是以磨練了的筆法參加鬥爭的作家。普羅列塔利亞之所以新，是在于經驗之廣，與觀察之深，與表現之正確。並不在乎另外的方面。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之歷史的優越性，也並不外乎這個廣與深，與確的。

五

其次，文學作品是什麼？

作品者，是一天只能寫出三篇稿紙的東西。在這一點，與新聞記事，報告，通俗讀物全然不同。作家一發現了一個題材，想把他做成小說，至少一月，多的時候一年，心中老想着它，也許十年二十年，不得不在心裏迴旋着。一切大作，往往像這樣地作成。無論看一誰的年譜，大作總是三年四年才有一個。如果普羅列塔利亞的作品也是作品的話，便也不能在于這種創作勞苦之外。不，爲了在創作的實際上確保其歷史的優越性，還可以要求十倍的努力。

在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許多的作家，爲了吃飯而機械地動筆，因而一月一作，一週一作的作家，也並不希奇。然而，這樣的東西，全都沒有文學的價值。如果像新聞記事一樣地讀下去也未始不可。但可以在百年之後返覆誦讀的作品，在這種輕易的生產上，決不會出現。因而，資本主義社會的低級趣味，僅只增加了作家與作品的量。而在文學史的價值上，差不多什麼也沒有貢獻。愛德加，佛雷斯型的作家，做爲現代的作家而知名，但他們不過是工人而已。現在既成的普羅列塔利亞作家——我與德永，也在這布爾喬亞的低級趣味中掙飯吃。差不多都有這個工人性。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之討厭這一點，是有道理的。只要一質問這個，便無條件地低下頭。

如果同盟討厭這個雜文性，那麼，對於普羅列塔利亞作家，便該把所謂「主題的積極性」加以反省，永遠不要因爲……事件，便命令寫××小說，因爲市內電車同盟罷工將要發生，便命令寫使車廠的人閱讀的小說；永遠不要將作家弄成說平書的似的御用作家型才好，雖然有人那樣地做着，但文學作品，仍然是一天僅能寫三頁稿紙。這是作家誰都知道的。作家，是像蜜蜂一樣地把可以集合的經驗，又像深深地忍耐着的母雞一樣長時間地留意經營的。這個作家的渾鈍性，即使是普羅列塔利亞作家，也並無改變。不，只要是作家，有時是不能不這樣的。只有以這樣的努力。普羅列塔利亞的作品，才能對於古代的或他階級的文學，誇示自己的優越性。

話雖如此，作家同盟的指導們，仍然使作家向着製作評書型的急就的作品的方向。作家同盟，因爲外部的匆促的定貨，便拘束着作家。而作家因爲是這樣的渾鈍的，所以對於這樣的定貨，便苦無以應了。這樣一來，便成了死板的同盟。此相反地獨自前進，預定了作家所不能生產的貨物。混亂之發生，是當然的了。

六

就是關於作品所有的效果，同盟指導部的認識也是淺薄的。

由于這樣的高度的精神集中製成的文學作品，與看過之後便淡然忘之的新聞記事之絕不相同，是顯然的事情。是半富的經驗與銳敏的觀察的結晶體的作品，永遠地（恐怕是永遠地）是可以再三誦讀，打動人心的東西。

古來的大作品，全是這樣。莎士比亞，每次重讀，都是有趣的『哈姆萊德』，中學生說是有趣；大學生也說有趣；三十歲了，更爲有趣；四十歲了，仍然是有趣的。一直到底，每次重讀，都是有趣的。（劣作則反是）馬克斯愛讀莎士比亞，恩格思愛讀巴爾扎克，列寧愛讀普希金，這都是有名的趣話。對於後世，普羅列塔利亞文學之也不能不是具有和這一樣的永遠性的產物，簡直是常識。

沒有再比將作品的價值，從狹隘意味的政治見地上來評價之更爲可笑了。如果齊藤首相以爲要不把『源氏物語』在『自力更生』的宣傳上尋其位置，便沒有價值，恐怕是天下的大笑話吧。如果蘇俄共產黨，以爲普希金要在五年計劃上沒有用處，便沒有價值，這也是笑話。而齊藤首相與蘇俄共產黨，因其知道這是笑話，所以並不這樣說。只有德意志的希特拉政府與日本的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才在作品批評的分野上，幹着近于這樣的事情。——作品的評價之隨着時代而深刻（並非改變），是不待言的。將文學作品從時時改變的政治的必要的見地來評價，就是在任何時代，也是不成的。

這並不是在作品之中，不許加入社會的或政治的典型，事實上，在『哈姆萊特』之中，有無數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伊里沙白王朝時代的政治關係的影響，女性論，演劇論，世相諷刺等。一切大作品，都是這樣的典型之巨大的集合體。而如果是這樣的作品，那在時時變化的狹義政治的直接目的上，却實在沒有用處。沒有傳單與政治演說的任務，在這個意味上爲了政治的永久的目的——即：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場合，爲了把普羅列塔利亞特從而是人類的的生活弄成更多的幸福，……。作品批評，不能不從這個見地來做。

閱讀文學作品，並不是要由于這事把勞動或農民們立刻引入組合或文的。文學作品之被人閱讀，是使人動心的。例如，是給以極廣泛的感情與思想上的基礎。立刻組織作者，而使之活動，既非作品的任務，更非作家同盟的任務了。

再者，文學作品的效用，並不僅是這樣的啟蒙的任務。更決不是驚動初步的無自覺的讀者的心的。它是打動成人的心的。組合的指導者，成熟了的××，普羅列塔利亞技術家，以及這樣的各種專門上的完成了的人，也都可以以文學作品，深其觀察，增其經驗，享樂其心志的。前面所舉的馬克斯，恩格斯，列寧與文學作品的關係，便是這顯易的例証。將這樣的『高級的』讀者，組織成文學的團體，恐怕是可笑的。作家同盟的指導部，在其想要將作品的效果專在啟蒙的意義上來這一點上，是陷于卑俗主義的。是看錯了文學本來的目的與其及于人心的作用——從而是文化戰綫上的任務。

文學作品，以其自身所有的魅力，在其力所能及的地方盤旋着，又打入讀者的心中。強制，也不一定準能使人閱讀。……這是原則。而在閱讀之中，讀者的心情與意識，多少總要改變的。只有這樣是好的。

因為認錯了這一點，而想要把讀者組織成團體，貢獻于運動，這動機是不壞的，但却產生了錯誤的現在的組織方針直譯了『普羅列塔利亞的運動，不僅是意德沃羅幾的影響，還必須與以組織的影響』，與『普羅列塔利亞文學，必須在工廠與農村上放下基礎』這兩個公式，同盟在把讀者組織成文的團體這事上費了很大的精力，然而，完全在失敗着。這是將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任務，自己把它弄狹隘了。同盟要是僅只組織作家就對了。而且，時時生產作品，像瓦斯一樣，像花香一樣，盡量地播散，使之深入讀者之心，這樣便好了。對於作家，組成組織的影響是必要的。然而在讀者，僅只意德沃羅幾的影響便列了。組織的任務，是屬於另外別種團體的。

——續完

關於作家的筆名

在本刊第二卷第一期上，曾經刊登過王質直君的一個「作家筆名錄」。這便給我很大趣味。因為在那些久已熟習了的作家的筆名上，又知道了他們的真名子，這正像我們在唱戲的後台裏，看見了一個卸裝後的戲子一樣歡喜呢。

就由這「作家的筆名」我便想起了在某一雜誌上所提及的關於魯迅的筆名的幾句話。

魯迅，即周樹人，是周作人之兄，這是大家知道的。他的另外筆名呢，是隋洛文，是楮冠，可是他最近又常用「何家幹」的名子發表文章呢。

至于這個名子的來歷呢，據說是，他因為人們看到一篇文章時，常常要問：「這是那個傢伙幹的？」所以他就利用了這句話，叫「何家幹」了。還有，隋洛文是由于「墮落文人」而來的。因為人們常罵魯迅是墮落文人。

老 壽

湘 士

樹，村落，田疇，在黑暗中剛剛洗出了一個模糊的輪廓。天色是灰白，並不光明。四周被暗暗的雲霧籠罩着。在東方，在雲霧底那邊，透出微微的光來。

空氣冷重，滿含着水，壓在耕過的不平的田地面上，地邊的小草，顯出朦朧瑟縮的樣子。

雲雀却已經睡醒，啾啾的叫着了。

老壽背着糞筐，僵僵着，蹣跚地走在村邊的路上，在拾早糞。昨天夜間沒得睡好，被老婆埋怨一陣，自己也確實發了愁。翻來覆去，一夜不安，現在起來拾早糞，還覺得全身疲乏，腿沒勁兒，眼又酸又痛。老婆埋怨自己不能養家小也難怪她，真的，近來物價的飛長，村中捐項的多，也真使人應酬不了。還有，更要命的，是地租也長了，以前是糧租，秋後收了糧食，分一大半給地主，有了糧食，無論多少吧總好交租，但現在不行了。現在別人是要洋錢，先交錢，後種地，不管你收成的好壞，錢總須先給的，不交錢，沒地種，不種地怎麼辦呢？

老壽僵僵着，啾啾着，糞筐裏不多還是空空的。奇怪，怎麼糞都沒有呢？糞在老壽是寶物，是黃金，在他的眼裏，一堆糞並不比一堆穀值錢少。

沒有糞，老壽拿糞叉當拐杖。

太陽升上了，雲霧消融了許多，剩下的像絲棉，寫意地散布在天空，減少了天空底藍色。往時，這時刻正是老壽早飯的時候，有時手頭有錢不會忘記還喝一點酒，但現在不行了，現在情形不能一天吃三頓飯，要吃三頓，則將有日子一頓飯恐怕都要吃不到。現在只勉強地吃兩頓飯，將早飯展後，將晚飯提前。無論如何，現在不到吃飯的時候。——老壽想。

老壽拽着糞叉，走向自己種的那塊田裏去，那塊並不大的，只五畝大的田地。感謝老天，去年秋天竟下了足雨，今年早春，又落了雨，麥苗長得真不壞，據老壽自己底經驗，這時候，有這樣高的麥苗，今年的麥秋是不會大壞的。

老壽將糞叉換過手來，扛着糞筐，放在肩上挑，想到自己的麥了，他的心笑了。覺得似乎還應當唱個小曲才對，步子走得快了，糞筐在肩上擺動，筐內僅有的牲口糞左右搖着。小徑非常平滑，天不早，新下了雨，夜間露水大，草葉上滿是珠子，一棵挨一棵的。地面濕潤，兩隻破鞋都濕了。腳，有點冷，可舒服。

這塊田地，是村中有了名的好地。頭年種麥子，次年五月收成了之後，便是一次晚穀或黑豆，只要不開災年，據說這塊地是沒有虧過人的。村裏的少年，老年，誰不夢想着這塊田地在他手下種種？感謝老天，這田地輪到了老壽來種，這只能說是老壽造化高。正走一步好運，去年算卦的先生不是說他今年要有一步紅運嗎？地租雖然是一個大數目，但即使再大一些，這地輪得到老壽這老傢伙種嗎？這都是二爺底一番好意，體恤窮人，將這地租給他耕種。雖然他覺地租好幾十塊錢，是一個難于擺弄的數目，但他有運氣耕種村中的土地，這土地能夠使他的日子好過了，這能不感謝二爺嗎？

老壽走到他底地裏。這地又這樣近，遠的地簡直不能和它相比。種這田地耕種的時候，搬運農具，省事得多，收麥的時候，連割帶挑，半天可以來回七八次。比那遠的田地，挑一回糞，得費小半天，真不能比！

田裏的麥子，整齊極了，一面平，像用剪子剪的。早晨的微風，又將這平面作成美麗的波紋，風過去了，又恢復了它底平靜。麥子，像是十六七歲的姑娘，嬌態、活潑。老壽看見這美極品，心裏滿是安慰，這東西，乃是用他自己底手創造出來的。他便走進田裏，將兩腳浸到麥子裏去，看看田土乾不乾。田土鬆軟潤潤，腳一着地，便少少陷了進去，使腳感到柔軟。嚇！麥子沒過了老壽底膝頭，在這時候，麥子已經這樣高，今年的麥秋，是決不會壞的了。只要吐花時不刮大風，這好幾石麥子，穩穩地保住了。

老壽底眼裏，現在出了黃金的顆粒，一顆一顆的，堆成一坐小山。妻子多年不有的光輝的臉，粗燥，而溫柔的語調，烘得黃黃的香的大餅，成把的洋錢，酒壺……

田邊走過了大生和二小，都背着鋤。

「老壽叔，今年的麥子，都說老雪的好，可是我說誰你這一塊差得遠！」

「這是地尖子，這麥子也是頭子！」

老壽不說話，只微笑着。

※ ※ ※ ※ ※

老壽二十多歲的時候，是一個強壯的，像用鐵打成的人。只提到他底兩隻膀臂，是夠當時的年青小伙子心裏佩服，口裏讚歎的。二百多斤的黑豆口袋，不許別人遞，左臂不許動，只有邊一隻臂，悠然的送到肩頭扛起，像是抱三歲的小孩。還有那兩隻手，更與別人不同，也是當時年青小伙子常在夢裏夢見的東西。一切的農人，長工，對麥秋，都懷着懼怕的心理，因為那整天灣着腰的工作，實在是難于支持的。而最難支持的，要算十個手指，兩面手掌。經過劇烈的磨擦以後，只要手掌一紅，或起了兩個水泡，便疼得接觸不得，得，非歇工不可。歇工受罪還不算什麼，難受的是必得將別人的譏笑，承戴在自己底頭上來。提到老壽，他底臂、腰、頸項都是鐵的，沒疲乏，一天拔十畝四尺高的麥子，平常！尤其他底手，是老天特賜給這英雄的利器，天生成的不怕磨。剛一起始拔，略略覺得手底不舒服，一兩天後看，手掌越拔越黃，而且不出汗！

老壽是一個第一份的長工，是常時，「扛鋤把的」心裏的理想人物。他現在老了，還時時追想以前的豪氣的生活，當時他是誰都樂意雇用的，搶不着。工錢也是沒有第二份。但出錢並不覺得不值，因為這樣的人材，也是找不出第二個來的。受着別人的恭維，拿着大工錢，老壽底生活，在當時是曾經自己滿足來着。從二十五六歲，到三十歲，這四五年裏，手頭下也有了小小的積蓄。

但是屬於一切壯年獨身人底苦悶與要求，他也不能獨外，他有的是活力，必須發洩，種田賣苦力還不夠，他時常貪饜地用眼去望別的農人底壯實的妻子，時常用羨慕的眼光去望一些妻子的丈夫。他底活力是充飭着，但他有一些別的飢荒，他渴求着救濟這飢荒。而且他有錢！

他用去了他底積蓄，用去了他底力量，創出了一個新的安身所在，屬於自己的一個地方。完全像是一隻鳥兒，一根一根地樹枝，築成了它底窠。這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完全用自己底力量創出來的。因為幾十串錢的聘禮，一個櫻色的，粗大堅硬壯實的女人歸了他。這是他底妻子。這也是他用自己底力量創造出來的，她將可以使他底生活潤澤一點，他將不再是喪家狗一般，遊魂一般的流落無着了。別人喝了他底喜酒，他自己因為有一個飽滿的女人陪到他睡覺，以前的缺陷填滿了。心中安定，仍然替別人扛長工。可是收入雖然不減，化費却大大地增多了。好在女人是能夠耐苦耐勞如一條母牛，也就勉強過下來。如平時一切慣見的事情一樣，生了幾個孩子，差不多都不經意地死去了，僅僅剩了一小的。他底工作能力，一天比不天地

消蝕下來，物價却一天一天地貴了。二十多年後的現在，生龍活虎般的他，已經是一龍鍾老翁，仰別人底鼻息，當恩惠承受了。

老壽背着他底破糞筐，盛着僅有的糞，從他底田裏回家。

吃飯不呢！老壽並不願意想。一提到吃飯，好像觸着他道德上的缺陷。給他底老婆他底女兒飯吃，是他底義務，但這義務自己却不敢說能夠担得起來，這義務成了一种威脅，成了一种羞耻，一觸到它，便要害怕，便慚愧。

肚子餓，是更大的威脅，他終於不能不鼓起勇氣來問：

「吃飯不呢？」

「吃吧！」他老婆底聲音像一聲炮。

老婆對於他的粗暴，已是很自然的，很平常的行爲。他沒有糧食，她沒有錢，她沒有布，但她却還有一個孩子，一個女孩子，她受不了肚裏的飢餓，更受了孩子底嘔吐，她不能讓她不吃一點東西，她不能讓她赤着身子。她已經死了好幾個孩子了，她僅僅地，僅僅地剩了這一個，她不能不給她吃，她不能讓她赤身露體。但她沒有糧食，沒有錢，沒有布！她有一個不中用的老頭子。

「老這麼着不行啊！沒錢，家裏也沒米，數物是買。鹿長了，八百錢一斤，你又非吃鹹的不可，幹什麼非吃那麼鹹？誰說得了你。一月一斤鹽。燈油又長了，三個大銅子，買一小點兒，比香油還貴！不點燈又不行。你總得想

法子呀。今天換了五個雞蛋，就是鍋裏的米，這是我底雞下的。沒有見過一個大男人養不起他底家小的」。老婆又說了照例的一套話。

老壽並不怪她，家裏窮，是真的有她嘮叨的，他只恨自己老了，不能掙，他只默默聽着。但今天他覺得她有點好笑，幹嗎那麼眼光小，老嘮叨！他們不會老這樣窮的。他問她：

「喂，你知道麥子多少錢一斗？」

「你還想吃白麵嗎？」

「你說多少錢一斗，你說得了！」

「閒話！」

「你要知道，麥子長了錢了。」

他對她說出了自清早就蘊藏在心裏的歡喜。他們有好幾畝現在就過了膝頭的麥子哩。別人都說是頭子，是尖子。有這個，怕沒錢化，怕沒飯吃嗎？

老婆想：一定要給女兒做一件新的藍布褂，新的。還得給她做一雙鞋，她底鞋太舊太破了。但她表面上却不能就服輸，不能讓老壽看出她底喜懣的心情來。她說：

「別說嘴，說嘴說過了就該不說了，糧食還沒有打到家裏。你知道不出什麼差子嗎？看你這一句話都存不住，就知道你是一個沒福頭」。她用這種說法向他反攻了一下，但她心裏滿是笑意。老壽却說：

「別說了，回來吃午飯的時候，給我打二兩酒湯吧！」

「錢呢？」

「你不是還有錢嗎？只要二兩，二兩就得」。午飯時老壽有酒喝，而且有兩塊下酒的豆腐。

米 米 米 米 米

日子過去了，天氣漸漸暖了起來，或者可以說已經熱了。大道上的塵埃，雖然沒有過路的車馬，仍然是整天地飛揚着。天氣乾燥，沒風。是暮春底景況了。麥子們顯出了它們底更大的生氣，較前又在不知不覺之間高了半尺，它們生長之快，有點令人可驚，都已吐齊了穗，正在揚花，黃蜂們在忙着。看麥子底樣子，看天氣的樣子，一切少有種田經驗的人們，都知在麥子開花的時候，需要的正是乾燥沒風的天氣。看今年的樣子，看麥子的樣子，看天氣底樣子，一切樣子，都告訴人們今年底麥秋，是一個十二成的麥秋。人們都互相說着麥秋以後，麥子便要跌價，據遠出門的人回來說，今年的年景很寬，到處都見得到大塊的發旺的麥子。人們又都說：在這大亂過後，附加捐和抓車抓人，人們受得罪夠受了，老天也應當給一個好年景，使百姓們鬆鬆勁兒。

老壽底麥子更顯出與眾不同的成色來。

老壽却不如前些日子的高興了，有點頹喪。行步總是深深地俯着他那禿頭，嘴裏好像獨自地在說些什麼，可是別人不能聽懂。幾天來他有心事。

老婆底話，不幸說中了。在他喝酒的第二天，二爺底管事找來說：清明又都過去了，去年沒交的幾塊錢的租錢，趕緊交了吧！他忽然意識到這重大的問題怎麼一下子便壓到他頭上來。他說手底下當時沒錢，就想法子，去找錢

，一定能夠在幾天裏交清。管事又說：向你催了好幾回了，你總遲延着，現在東家發了脾氣，說馬上要把錢交去，不然，便要你交地。手下沒錢也許是真的，限你三天，三天若再想不出法子，你可別後悔。老壽說：一定交清，一定交清。他不能不交清租子，種租地交租子，應當的事。只怨自己沒出息，沒有錢，幾塊錢，還拿不出！地是他底命，他不能將這快要收到家裏的好幾畝麥苗扔了，並且是全村最好的，他當然要交租錢。

可是手下沒有錢是真的。假使有錢，他一定早就將租錢辦清了。他知道，租錢比他底飯食還要緊，他如果有錢，他決不將錢打了酒喝，或者買一點水菜，或者將每頓所吃的米粥改成飯，或改成蒸麵餅。他知道錢不能這樣化法。這樣化，一時口頭上雖然可以享些福，但將來挨餓是在明處擺着。他假如有錢，他決不這樣化，他知道他應當先交地租錢，預約下將來的口糧。

但他沒有錢。

他知道現在的最大責任是什麼，他現在必須設法籌錢。只有有錢，只有將地租交清，是保證他一家三口不挨餓的唯一辦法。他深深地知道事情是如此，非如此辦不可，他決不想設法拖延。他總以為事情不至於這樣急，而且日子不至於過得這樣快。從去年年底，他欠下了幾元的租錢以後，他便時時想着，趕快把它交齊了。他雖然時時想着，但日子却一天一天地偷偷溜走了。他以為無論如何，總應當還有些日子，容許他想法，而且總有法子好想的。但重要的日子忽然間擺到他眼前。雖然他以為總應當還有法

子好想，但日子真就過得這樣快，却不能不使他吃驚而且好像是突然地，感到情勢已經嚴重了。

他向他的老婆說：

「你底錢夠交這地租不？假如你有，先拿出來，算我借你的，回來打了麥子，除出三斗，算你底體己。現在這地租錢是非交不可的。」

「我沒有錢！我那裏有錢，我那裏來的錢？」老婆子的話又像是炮。但她又說：「我只有一塊錢，真的我絕不寬你，我只有這一塊。」

她也知道非交不行。

憂惑爬上了老壽底臉，劃深了他額上臉旁眉間的皺紋，趕走了他腐蝕的眼裏的僅有的光輝。他底背愈弓了，他一句話也不說，只深切地感到自己正陷入一個不幸的境地裏。他深切地感到，自己底全家飯碗在動搖，挨餓將有成爲事實的可能，他狠狠地發了急，他不能讓飢餓襲擊了他，他知道他現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他不能不設法救濟這恐慌。

老壽想：最好的法子，是可以從別人借出這幾塊錢來。這使他立刻又想到，他底鄰里，他底認識範圍以內的人，除了比他再窮的以外，差不多都張過嘴，感謝他們，多少他們都曾借給過他來，雖有人後來會向他追索過，但並沒歸還過他們哪一個人。（老壽想：不歸還他們，並不能歸罪在自己的。但這應當歸罪在誰？老壽又想：還是得歸罪在自己！）到現在，老壽只怨他們當時爲什麼就慷慨的借給自己，當時若有一個人吝嗇一點，不借給自己，錢

則現在好向他張嘴了。老壽以為，借錢是不成爲一個辦法的，不說不好張嘴，就是張了嘴，他知道，別人也沒錢。

但他決然地背起了糞筐，拖着糞叉，出門去了。

回來時，老壽垂着頭。正如他所已經想到的，誰也沒錢！

一天過去了。夜裏，老壽和老婆共同商量辦法，誰也沒有一個較好的意見，這他們也都知道是當然的。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意見，便是：地必須要種，租錢也必須得交。沒法子，只有摸錢，（註）老壽說：

「摸錢也難辦，我們到這會兒還有二十塊錢沒有歸，只打利錢。北街三叔不是催過好幾回嗎？這會摸錢，只寫借帖是不行的，非有指契不可，我們拿什麼押給別人？」

（註：出息貸錢。）

這話一樣也是老婆想說的。他們都知道摸錢也不容易。

兩人一夜沒睡，但沒有說話。

第二天老壽底眼珠子完全眇成紅的，比平日更起得早得多，在院裏石頭上默坐着，一句話不說，太陽出來了，他又出門去。

摸錢也辦不到。有錢的人，都說沒有錢，不能放給他。有的說，有錢也不給給他，因為他沒有把錢給別人。

限期只有明天一天了，完全沒有法子想。

後半天他帶着兩隻紅眼睛去看他底麥地。

麥子更高了，穗子齊得像用鉤子鉤成的。已落了花，

都作了很滿的粒實。老壽一眼就發現了三四個穗子都是勾四的。（註）

他現在對於這肥壯的麥子的希望很渺茫，不像前些日子，見了它心裏就現出笑容來。現在，不但心裏沒有笑意，反覺得胸部很氣悶，心縮成一個大汽疸，有點痛。他只望着這大塊的平舖的麥田發默。

（註：一個麥穗上每邊都長着四排麥粒。平時都是

兩排。）

夕陽將麥子照成黃綠色的絨，微風又將它變成水。他對這些當然沒看見，他只模糊地意識到黃色的感覺，他突然想，麥子已經由綠色要變成黃色了。

青年小二又走來，和他說：

「老壽叔，你這麥子快熟了」。

他不回答他。

小二又說：

「聽別人說，這塊地你要不種了，這話我不信。沒有這麼大的傻子。這是頭子地，多化幾塊錢，也要種他呀。

這話真嗎？聽說老青要出五塊錢一畝的大價兒給二爺。老壽叔，你究竟爲什麼不種了呢？」

老壽仍然沒有說什麼，只獨語地罵了一句。背起他底糞筐回去了。小二睜着奇怪的眼看着他。

他以為一天決想不出解決的法子來了。他只有向二爺去求他再展幾天的日子，他好再設法子。第二天他到村中的財主家去，見着了二爺。他向他哀求，求他再容他幾天日子，他無論怎樣要將租錢交清。他先將他申飭了一頓，

說：去年的租子，到現在還交不清，只有你一個人。因為我看着我苦，要不，這地你就種得上？他又說，我現在也是窮得利害，一塊錢在我可以頂大事，這地我打算賣，現在你既種着這地，你買這地得了。要不然你就得交租。再給你兩天的日子，你若再不交齊，這地我便要外賣，賣不掉，便外租，反正我非用錢不可。有麥苗子，我給你牛糞種子錢，你欠的幾塊錢，我也不指望着再要了。

他得了兩天的限日，滾出來。

兩天的日子是很容易過去的。他與他底老婆像兩匹餓狼，到處撞。在竭盡了所有的方法以後，結果仍然是沒有錢。

他將他老婆底一塊體己錢給二爺拿去，他說一塊錢他不要。

二爺底管事的人又來說給他，說那地另租給別人了。他底耕地種子錢，讓他拿去。

完全完了。

麥子熟了。別人家都拔麥子。他種的那塊好地，別人並沒租。麥子是二爺底雇工們拔的。一捆一捆地，都有四尺高，他在村邊看着那大車載着麥子往家運。車上的麥束，他合着眼也知道是經他自己底手生出來的，他心裏口是痛。

他又進行租別的幾畝地種。

兩月後，老壽忽然死了。

那塊田地，仍然是每年比別的地多收糧食，尤其是麥子。

途中

張莖

——遠鄉雜記之一

因為家裏的一些瑣事，須要我跑回別離數載的故鄉去幾天，于是在本月六號的清早，太陽還隱睡在東方五彩美麗的早霞的幔帳裏的時光，便離開這死灰的城市，上路了。

真的，對這死灰的城市生活，我早已感到十足的厭倦了。雖說在這裏有一雙會說話的眼睛，會俏皮的嘴臉，使我能在這死灰的生活中作幾個粉紅色的夢；但是夢境是短促的，模糊的幻覺，而我所須要的則是偉壯的，真實的，光明和自由的現實啊！所以這次回鄉之根本意念是因為這個原故——因為想要明瞭現實的農村的情況。

這次還鄉很闊，是坐的汽車。不知道的，一聽這——坐汽車還鄉，一定說是我發了大財或作了高官而榮歸故里吧。其實，啊，這是誤會了。是我花大洋一元四角坐的那顛簸不死人的長途汽車。與那在都市裏的柏油馬路上跑着的一九三三式的最新輪車則不可同日語矣。

同車連司機和跟車的共七人。因為是輛最小的福特牌的篷子車，——這「福特牌」是我在路上時偶然發見的。寫着 Ford 一字，已被泥土弄模糊了——於是坐上這幾個人

就擠滿得腿夾着腿，身子夾着身子，絲毫不能動轉了。

車開出城，漸漸地就增加了速度。雖然不能動轉，可也是也禁不住顛簸和搖擺的。我們五個人像是成了一個總體，說向左一齊搖向左方，說向右就又都搖到右方來。我想和同伴們說幾句話，但是因為車的響聲太大，再者顛得又喘不過氣來，只好在這幾個陌生的面上注視着，點頭微笑着表示好感。

走得很快，一會兒就又經過一個村莊。在經驗上，知道已出保定十幾里路了。這時眼前展開了無邊際的綠色的原野，高窪起伏的汽車路像個大的爬虫夾在繁盛的油綠的各色的小莊稼當中。清晨的輕爽潔淨的涼風由車前吹拂着我的臉上胸前。我的心給興奮起來了，覺得渾身是勃勃的生氣，四圍是美麗的景物，樂得真要叫起來，早把熏人的汽油臭和顛簸的痛苦被這快樂的心情掩蓋了個嚴密。被這自然的美景陶醉着，可是忽然那個留在城裏的那個不能遺忘的影子跑到跟前。我真後悔，後悔沒有帶他一同來。他那好玩愛鬧的脾氣，見了這新綠的原野，輕柔的微風，美麗的自然，不定快樂到什麼樣子呢。準忘形地又給我兩拳。我的這思想，正如車外的樹木和田野向後倒退一樣，

迅速地變化着，變化着，像是入了夢境。正在這時，忽然聽得「啾」的一聲，一下汽車便突突的響聲，站住了。我也像被這「啾」的聲響由夢中喚醒，才聽見司機說：「糟了放了炮！」

停住汽車之後，跟車的和司機便先下去，再說請大家包涵下車等等。

「真是，怎樣又放了炮？」同車的那位商人模樣的胖子老頭兒說，「這一來不知又等到幾時呢？」

「先生，不要緊，一會兒就得，很快。」司機的這時俯下身去，檢查着那放炮的前車輪子。

幾個人便立在一旁，看着他們的修理，我則看着那濃密的高梁地出神。因為聽說路上現在非常荒亂，正是鬧「高粱王」的時候，萬一這時出來幾個凶惡怕人的強盜可怎麼着？這樣想着就有些胆小。聽着高粱的像留子一樣的葉子被風吹得嘩啦啦地，就以爲有什麼東西隱藏在那裏，所以我無心參加我們的同伴的這時的談話，而只暗祝趕快修理完備好開車。

「你看，怨不得放炮，這車帶破得還能要嗎？」那位胖子商人頂愛說，也蹲下身看他們修補。他看見車帶已被磨了一個拳頭大的窟窿，用像是一隻舊鞋底子墊着，如此車胎才不致直接露出來磨着地，所以放炮是頂容易的。

「真的，破得這樣，怎不換新的？」

這是另一位同伴，一個年青的也像是賣買人說。他雖以爲他這主意很好，但我暗笑他的傻氣。

「唉，換新的？一付新帶要四五十塊錢，那換得起呢

。一來這樣難走的道兒，新帶也難保險不放炮的，再說，這年頭那有多少賣買，到什麼時候才賺出一付車帶的錢呢。」流着滿身的汗，鑽至車輪下面的那位跟車這樣解釋着。幸而我看不見他的面孔，我想他一定快急得流淚了。

「不是現在只你們一家跑這條路嗎？買賣怎還不好？」那位胖子商人又說話了。許是因爲身體太重，蹲下去有些費力，說這話時他便立起身了，手裏扇着扇子而且喊熱。

司機和跟車，都正在手忙腳亂的修補那放了一個大窟窿的紅色車胎，所以當下沒回應我們那位胖子商人的話。少刻，那跟車的騰下手來，也站了起來，用那被汗浸濕的土色的羊肚手巾擦擦臉，眼望着胖子商人說：

「先生，你常跑高陽保定，怎還不明白這個呢？實話，十來家的汽車行，現在只剩我們一家跑了，可是客人們在那裏呢？再者這條路，雖說現在算修理得順下眼去，可是一年裏頭，也不過只能跑幾個月，自夏天四月底五月底，一下雨可就走不得了，一直得等到過秋。到冬天還有多少賣買呢？所以真沒法兒，不支持着，已下了多少本錢了，跑着呢，頂好也不過是鬧着吃喝呀。」

他這樣像和誰訴苦，一五一十地說道着，使我們幾位同伴都聽入迷了。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所以我們也不能再怨他放炮，只好耐着性兒等着。

「唉，真是！這年頭兒，都是一樣啊。那一行道都是沒法兒呢！」胖子商人得着這個結論，大概他也是恨自己的賣買不賺錢吧。可是他的肚子已長大的像個母猪了。

這時，不知是誰的命運好，大家沾了光，不大會兒大車已修補好了。司機和跟車的像洗個澡的。等大家上了車，他倆也鑽上來，駛駛駛，汽車又動了。因此又兜起一陣風，司機的喊一聲「好涼快」，像把方才的着急挨熱的痛苦給吐了出來。

行行復行行，又經過了幾個村莊，我的眼睛忙活得不夠用，四外的景物，不等我看得清楚，就跑過車的後面，逃脫了我的視線。

可是真囉嗦。剛又過了一個村落時，前邊有一段泥水道，汽車又停了。叫我們下來繞個彎兒走過去，不然汽車走不動的。等走過這幾步，我們剛跳上車，又出了毛病，司機看見前輪左方的車軸上丟了一個螺絲。這可糟了，沒有這螺絲，就等於缺了一個車輪，不能走了。

我不是說嗎，坐汽車很闊，可是現在鬧出毛病來了。丟了這樣一個螺絲，何處去找？就在這半途頓起來嗎？所以這時大家都沒法，最着急的還是司機的和他同伙。

這時已有八點鐘左右，太陽已把東方的雲彩趕走，露出他那刺人的光芒，在這曠野裏又沒一棵樹，找個蔭涼處。我們的同伴，那位胖子商人又熱又急，喘着像黃牛一樣。

「怎麼着？這麼着！」

司機看着那輪子發楞，跟車的見胖子商人着急，只好說好話：

「先生，不要緊，等等吧。等一會兒或者後面有車來。」

胖子商人知道着急也沒用的，其餘我們四位客人則一

言不發，等命運的按派。

啊，果然，跟車的話並不假，突突的汽車聲聽見了，有影兒了，一會兒來到了。是輛大個的。來到這裏，也就停下，因為過泥水，上邊客人也下來走。

等人和車都過來了，那車上司機的跑來看我們這輛車，最後都沒法兒，於是他便出主意了。讓我們五位也坐他的車，一同走。因為他們都是一家字號的車，添五個人是可以的。

於是我們便有救星了。可是已經坐滿了的這輛大車，又添五個人擁擠的罪當然是在所不免的，可這也沒法，只好將就。這就是鬧出來的毛病吧。

換了這輛大車，同伴有二十來個，更不寂寞了。開車之後，大家以這壞車的事，漸漸談論到各種問題——社會國家之類。窮一點的說沒飯吃，有錢的則說作買賣賺錢少。

坐過這一路汽車的，一定有這樣經驗：大車的顛簸搖晃是比小個的車更厲害的。所以換了這輛大車之後，真是搖擺得要把肚子裏的五臟六腑成個稀爛，身子被兩旁的人死死地夾着這一顛多高，我可真不敢再有這一團氣的嘗試了。

幸而工夫不大，就在一個村莊裏停住了。我們的同伴也就立刻喊着：「到了下，下，下！」

可是這真叫我奇怪，這條路，由上中學時起，我已走過不知多少個來回了，雖說坐汽車還是第一次，然而我知道，汽車是非到縣城不能完了牠的職責的。可是爲什麼又

走到這半路上停下呢？

「莫非車又出了毛病？」可是又不像。因為客人們都沒受到司機人的要求，是自動而且早已知道到這裏該下去的。「可是到了那兒呢？」我這時見他們一個擠一個地往外爬，只顧這樣想，所以還沒動身。

一會兒，人都下完了，司機人去到車頂上取人們行李，我可實在悶不住了，就問：

「口，這是到了那兒？爲什麼不走了呢？」

這時我也下車了。立在車旁等司機人給我拿那個手提箱。他見問他，最初先笑，後來才給我解釋說：

「先生，你怎麼還不知道麼？這村叫石家橋。再拐一彎兒，就瞧見了——是因爲滂了，這村到前村是一片大水，得坐幾里的船，到那村就有汽車接了。」

我這才明白，原來是倒車。等他遞給我那箱子，我也就跟着人家走了。

果然，轉了個彎，我就看見了一片汪洋的大水。在那裏，有幾隻小船載滿着過路的人向前村駛行着。

我們一行人，走到兩間土房後身的一個高坡上，等着上船。這高坡便成了一個小碼頭，在那裏靠攏着幾隻三輪的小船。靠了那土房還搭起一個小蓆棚，賣茶水吃食，坐在裏邊的那個老頭兒見我們到了這裏，趕緊打招呼，想從客人們身上賣幾個錢。

可是行路的人都是心急的，當然沒心腸去坐下喝茶，所以等汽車上的把行李搬來，大家分坐了兩隻船，就攙撐船的開船了。

——未完——

落魄

冰若

夜已吞食了整個的宇宙，幾片雪花仍在空中飛舞，漸漸離了浮雲，向着污濁的人間沉落。

公廨的一隅，一間很小的房子裏，燃着光芒微弱的油燈，從窗紙射到院子裏，只能落在地上二尺方的一塊光亮，房裏充滿了黑夜帶來的寂寥沉悶，好像是燃點着一盞香油燈的破廟裏那樣的寂靜，其中坐了兩位與此地話調不同的女郎。

「曼姐，爲什麼你今天回來帶了這樣不高興的面色，是不是克利軍官開罪了你，還是又憶起了我們那已被踐踏而冷落的家鄉？」

「克利軍官很會體貼人的，他沒什麼不好。」

「是思想家鄉嗎？有什麼可想的，值得我們提起的只是那些兇殺的慘事，牠僅能做歷史上的記載，還能給我們什麼快樂嗎？走到那裏不是我們倆個！眼看着我的父母都是被那些土匪殺死，只留得一片淒涼的荒野有什麼可回憶的！我真怕提起這段離散的經過，伴而我們的生命從那慘暴的火中逃出來。苦難也算嘗夠了，我們要想活下去就把牠忘掉追求新的吧，爲什麼讓這餘哀還刻刻刺傷我們的心靈呢。」

「不是——。」

「是什麼？」

「今天我同克利軍官從他的朋友那裏回來的時候，順便到酒館裏吃點東西，我只吃了一杯茶的工夫，忽然一個男人的影子從我們身邊過去，坐在屋角上一張小桌旁，像是早已在那裏久坐的，他的面孔使我驚疑。我連連的向他注視，那人就漸漸低下頭去，他的面轉向另一邊，我僅能見到他的背，克利軍官看到我對於這個人留神觀察，臉上又現出失望的神色，他便問起我對於這個人有什麼懷疑不是看着他不正經。我不能說我對這人注視的動機。因爲我看不清楚他的面孔，我只答應，似曾相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同鄉某人。克利軍官便很殷勤的跑到那個人旁邊去招呼，但他這人好像是氣憤了，不理會旁人的說話，很快的跑出酒館的門，我們問到酒館的夥計，他說，「不知道這個人住在那裏，每天到這裏吃點便飯，有時候在這個屋角的小桌旁邊坐一天，姓什麼記不清楚，真恨我當時沒勇氣前去問問他，就是錯了，也不過當時覺得有些難堪，其實那算什麼——」

「你看着倒是像誰呀？」

「你的哥哥！」

「誰！我哥哥嗎？在那裏呢，我們去找找他不好？」

！別來已六年，兩年沒進過消息，他還不知道我們的父母已離開人世，只留得我孤零的一個還背着人生的杯中的苦味！」

「你看見他往那裏去了。」

「大概就住在離這裏不遠的公廨裏，因為他常到那個館子裏去吃飯，我想他決不會住到大的旅館。」

「我們去打聽打聽不好嗎？在附近的地方。」

「我也是這樣想，寫封信，叫這裏的伙計拿到每個公廨裏去問問。」

「如果是他，爲什麼……莫非他看到我和克利軍官在一塊去吃飯，他對我這樣輕視嗎？連一句話都不肯對我講，至少，在他不了解我的近況時，脫去我倆的友誼，也該問問他家鄉的近況，若不是他，一個男人無故的跑到我身邊去看什麼，我一看他，他現出那樣的舉動有人和他講話，他立即走開，呵！這昏迷的夢境真使人難解！」

「我們寫信吧，明早就去找他，」

「你寫吧。」

「我看是你寫，如果一看信，又像白天遇看我那樣不理，豈不誤事嗎？」

「也好，不過我相信哥哥不會另有所愛。」

他們繼續的談着，又像是都在思想什麼。

「有人嗎！信，門外傳來這樣驚人的一種聲音。」

一個廝裏的伙計拿了一張名片送進來，她們接過來看，上面是這樣寫的：

「曼君，請於今晚七時半來敝廨一談爲要，克利敬候」

她看時鐘已在七點二十分的光景，「晚上有什麼話談；方才見面的時候爲什麼不說呢，誰有那麼些工夫去說閒話，」曼君有些氣憤的樣子，很不高興的這麼說。

「這不快七點半嗎，你去吧，不去他也會來的，早點回來，我自己在屋子裏害怕。」

※ ※ ※ ※ ※

陰沈的天空現不出一點星光，在黑暗籠罩的街巷裏只有幾枝路燈發出微弱的光芒，與冷靜的黑暗奮鬥，使在夜色中摸索的人辨出一點方向，雪花飄散着，還帶了些雨滴，路上的灰塵已變爲泥濘，街頭巷尾還有些叫化在那裏喊叫，犬也不住的狂吠，這些帶有寒酸意味的號陶衝破了夜的甜靜。

曼君跳上人力車向着克利軍官的寓所飛馳。

她在車箱裏，一幕幕的往事浮現在牠的腦裏。

二

在X X河的左岸，一片較比很整齊的洋房裏，住着一位退伍的老軍官，和他的妻，還有兩位年方十幾歲的男女，他們在這裏居住的歷史並不長，當那個小的女孩七八歲的時候，從比較他們現住的這地方還靠南的一個省搬來的，大概是X軍駐此地時隨着軍隊到這裏的，後來因爲這位軍官上了歲數，他的太太又多病，正逢着軍隊要開往前線作戰，老軍官覺得自己已爲國盡忠不少，不如退伍安間的度

他的晚年，一面教養兩個孫子，又可免掉身赴戰場的危險，因此當軍隊開拔時他極留住做了這地方的老百姓。

一年，正當春光明媚的清晨，老軍官帶了兩個十幾歲年青的男女，就是想要把一切財物及事業交給整理的愛子蔚心，和蔚心的妹妹麗心，他們從人烟稠密的住所向着河邊散步，老軍官的臉上堆滿了笑容，映着朝霞瀟灑的天空，方從東邊天際露出的太陽光照着他蒼白的短髮，十足表現了他的老年雄氣，他們走着，不住的講話，他嘴上的短鬚，隨着臉部肌肉因笑的轉動而波動着，表現出他對於生活的興趣與滿意。

「爹爹，我們也到河邊上釣魚不好嗎？」蔚心拉着老軍官的手，指着前面河邊上的人這樣說，蔚心雖然是大都市裏生長的，但一點不像那些都市裏小資產階級子弟們呈現出來的浮，狂，墮落的根性，雖然只是十幾歲的青年，對於人事的觀察却很清楚，他的妹妹性情與他大不同，純粹是貴族小姐的氣概，因此一種東西的批評在他們兩人間評論的價值迥乎不同，他們的遊戲和嗜好也因此差異，對於朋友的交結，蔚心的朋友，甚至在工廠的工人都有，他的妹妹却只有那些嬌羞的小姐。

他們漸漸走到河邊，在那裏，一個鬚髮皆白的老人持着魚竿，還跟着一個幼小的女孩，正在向着飛絮飄舞的河心觀望，河邊的女郎見着這三位向着他們的魚竿走來，她的視線完全轉移到他們的身上。

當着他們的距離短只剩幾步的時候，蔚心的父親向那持竿的老翁深深鞠了個躬，兩個小孩也隨着行禮，原來這

個老人的兒子是這位退伍軍官從前在軍隊的一位朋友，不過現在這位朋友早已離開了人世，跟來的這個女孩就是這位朋友唯一的愛子，當着兩個飽嘗人間寒酸的老人，在那裏寒暄着小孩們不能了解的話時，這三個初見面的年青人早已持了魚竿跑到一邊去玩賞河水與游魚。

他們正玩得有趣，麗心拿了魚竿向着河裏投去，希望能得着一隻小魚才好呢，都凝視着釣鉤上的標記浮動，蔚心偶然把頭轉過來向着這位新認識的朋友問道：「你的名子叫什麼，可以告訴我嗎？」

「我的名子是曼君，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子和這位姐姐。」

曼君從臉上的表情，現出她對於這個問的歡迎，在嬌羞的說話聲裏，現出她迷人的自然的微笑。

「我的名子是蔚心，妹妹叫麗心，我們都是帶了心字，容易記着吧！」

「曼君！回去吧，該復習明天的功課了，」曼君的祖父突然這樣說。

三個玩得高興的朋友的眼睛，都轉向打斷他們談話的老人。

曼君拿了魚竿漸漸向她祖父那裏走，她似乎對她的朋友們還有話要說，轉過頭來，向着將離開的兩位朋友說了聲再會，以後可到我家去玩玩，她的話說完，仍未收起臉上的笑容，等候着他們的回答。

「很好，什麼時候，你也來找我們好嗎？」

「我明天找你們去玩，在家不？」

「一定來！我們準在家等，下午完課的時候，你不要失信呀！」

蔚心急切的追問，站在前邊的女郎點了點頭，很快

的跑到她祖父的跟前。

他們的影子，離開了河岸，穿過陰森的樹林，在一條向着城市的彎曲的道中消失。

【未完】

諾貝爾文學獎金的獲得者

一九三三年的諾貝爾文學獎金，是贈與了僑居法國的舊俄作家蒲寧 (Ivan Alexeyevich Bunin) 了。

蒲寧之享名於世界文壇，已是二三十年以前的事了。不過，在中國，他還沒有像高爾基 (M. Gork) 等之被人注意。他是在一八七〇年十月十日生於俄國的一個貴族的家庭裏。他的文學生涯是開始在一八八七年。到一八九八年，他的第一個短篇集題名「在世界的霧頭」出版而開始被人注意。就在那年，即為俄國藝術界的高等審判者的學士院，把普希金獎金授給他，而且推選他為學士院的名譽會員。

他的著作之最著者，有全集一至六卷，在世界的霧頭，及田園等。他是一個詩人兼小說家。他是一個出色的敘景詩人。然而不單是描寫自然，賦詠自然，連從那景色所感受到的自己的印象也極其巧妙地再現着在他的詩裏。

除去詩以外，他還有很多的描寫俄國田園生活的有情味的短篇小說，這大都是傳出離開故鄉的移民的悲哀的東西。

自從俄國革命以後，他便流亡在法國巴黎。在那裏有所謂「巴黎集團」。在這集團裏，除去蒲寧之外，還有其他的俄國作家，如美列茲可夫斯基 (D. S. Merezhkovsky)，科布林 (A. I. Kupvin) 等。不過，蒲寧的作品，在現今的俄國並沒有遭到「檢舉」，還是被人們尊重着，還是被人們學習着他的那典雅的枝巧與纖細的描寫。所以由此可知道，真正偉大的優美的作品並不會因為時代，因為不同的主義而受到遺棄的。

以上這不過只是簡略地把蒲寧給大家一個大概的輪廓，至于其過去的經歷與他那作品的批評，有機會我們在詳細和大家討論吧。

最後，再把契訶夫 (A. P. Chekhov) 臨死前幾日所說的話，寫在這裏，蒲寧是怎樣值得我們推重就可明白了。契訶夫說：「我不久怕要死吧。可是，我在天分豐富的蒲寧身上看到俄國文學上的我的後繼者，覺得很滿足。」

信

絮如

我從那車如流水的北平，担起半担行李到P城來，固然每日在暇時信步走到校外，望一望那荒邱孤墳和那一片片將黃的秋草，晚霞的嬌艷，秋色的清爽，處處使人有出世之感；但是，每晚的孤燈照壁，悶悶無聊，也不禁使人煩悶，所以我唯一盼望的就是每日的來書，由牠我可以知道故人的情況，我爲他們欣喜，或是替他們長嘆，甚或替他們說幾句不平的話，或是安慰他們的失戀，或是代她們說明了戀愛的滋味？那又苦又甜的滋味！都使我精神上得了一點安慰，尤其接到芝的很直爽而用鉛筆寫的信。她那未成熟的筆畫，和那不整的句子，都表示她的幼年失學，她不會寫愛呀戀呀的句子，她更不懂什麼愛的原理。她不會修飾文句，她更不用粉紅或淡綠色的信箋，只是一張折的很不整的白紙，一個普通的白信皮，然而她的真實而天然的懇摯，她那明敏的心思，她的沸騰的熱情，她的專一的愛，却能充分表示出來，雖然只有不到二百字的短句。人生只是矛盾，人生只是人生，我每想到她時，却又覺得有些缺欠，可是我又說牠不出。爲失學嗎？革命事業，不一定只出在學者，如果她有熱烈的情緒，和勇敢而奮鬥的精神，她仍是革命者。爲她是舊家庭中的被壓迫者嗎？她處處和我表同情想打破一切的惡勢力。恐怕使我猶疑而不

決的還是S的原因。關於S每日的信，都帶來新的情緒，而今日却更使我迴味！信上寫着

『前天得會晤密斯S，她開口便問「××現在何處？」』這是多麼離奇的消息！這樣一些短信惹了我半日的思量，和煩悶。她真個思量我？她真個問訊我？只這寥寥數語，也足以惹起我迴首前塵了。

那是我們末次的談話了。在C校的宿舍中，正當初夏的天氣，江南的梅雨，伴着濕熱，除去「晚間自習時，各人才有一些乘涼談心的機會。我，經過十幾次的考量，鼓了十二分的勇氣，一步步抑着氣，勉強的鎮靜着躍躍欲出的心，滿心想走而又不能快走，心中也說不出是苦是甜是喜是懼，只覺得似痛癢的，我那一身走了色的灰布制服，裂了縫子的黃皮帶，一頂小的軍帽，但是仍然經過了一番的整理，一步步踱到前邊宿舍去找S，爲報告，或者設質問那天的事情。

濃葉而繁盛的桐樹，遮蔽了半個院子，北房一排是八間，都點着明煌煌的電燈。燈光照着如同白晝，由玻璃窗中露出一堆堆的黑蓬蓬的短髮，有時一堆黑髮，愧了愧，變成了一張面孔，兩個小眼睛似小星一般照向我來，那小星，那又怕的臉孔，似乎帶一點驚訝，似乎帶一點譏笑，

又似乎有一種陰沈的光線，直刺我來。但經過我的很詳細的考查，S竟不在內！失望？前進？經過了幾分鐘的猶疑。很直覺的，我竟走向她的寢室。「S同志在？」經過一次的呼喚，門是被我拉開了，呵她那朦朧的亮眼睛，那又似驚恐又似含怒，而表示一種不興奮的起立，終於發現了她懶懶的從床上起來，走到門口，用一種很低而很弱的聲音道：「有事嗎？」我們一同出了寢室。

「今天的寫信事件，與你沒有關係，只是可恨老C，什麼參謀長，討厭極了，混蛋！」她越說越興奮，嘴唇合攏着努起來，兩手支持着腰，兩眼瞪的圓圓的，青白的似方面圓的臉蛋，在頰上浮起了兩塊紅雲，嬌弱而惹人巧笑暫時收斂了，鼻息一息息的喘動着，她把身子斜倚在門口，結果變成那樣默默的無言。自習室內的面孔，一閃閃，一個個的又出現了。個個面孔上又增了一點輕笑。我筆直的立在階下，也許是用手摩自己的衣扣，也許是兩手倒背着，只覺似乎昏昏然的，似覺不覺，像睡未醒，醒又未醒，也不見明月的光，也不覺微風的清爽，更不知站在何處，只是呆呆的望着她，望着她的微紅的臉色，望着她立着的姿態，心中更回味她的言語。終說出她「謝謝你的美意」那句似談似謝的口吻，惱中帶笑的結論，我只好昏迷着踱出那院子。

以後——那樣煩悶的以後，那樣無聊的以後，那樣長久的以後！我們竟未說過話，雖然也不為什麼，但我確覺得我們當有了隔膜，這隔膜牠使我每餐的三碗飯變成一

碗，每飯的六個饅首減成兩個，一個活潑潑的我，竟變成帶氣的僵屍，這樣子混一日，一週，一月，到了暑假，在我離校的那一刹那，在我的心上又留下一道新的傷痕。

黃包車雇妥了，行李搬出了，我們三人束緊了皮帶，昂昂然的走出校門，天哪，遠遠的飛也似的跑來了兩輛黃包車，到了門口戛然而止住了，她，穿一件白色的小褂子，下面一條黑色綢裙高跟皮鞋，光亮而平滑，惹人的圓潤的腿，呵，那兩個圓而且亮的眸子，似嗔帶笑的小嘴，又遇見了。「回家嗎？C同志！」呵……我除了阿了一聲竟未能說出什麼，她驚鴻似的走進校門了，而我，竟別離了江南的美景回到那沙漠似的古都去了。

我和芝的認識，與其說是因了感情，還不如說是爲了完成愛的一幕短劇。我以爲戀愛，是任何青年生命史上必有的一頁。但是與其爲了這種問題，而作許多無味的犧牲和愁苦，不如早早的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完成了這必須有的一幕悲或喜劇。因爲除了戀愛之外，我們有更偉大而需要的工作。所以到最後，和芝的結合，便依了正當的手續而成功了。

江南的秋雨，是仍然飄流嗎？還是有了歸宿，到後來，也得了點消息。然而，舊夢，也只是舊夢吧，還何必追尋呢。新的生命，重的責任，擺在前頭了，粉紅的桃花夢，不是現代青年所需要的，黑色的鐵紅色的血散佈在青天白日之下，才是我們正當的歸宿！

民國十九年八月作起，二十二年九月續成。

隨筆二則

(一) 一個星期六的晚上

碧波女士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晚上，伊戴着病身，獨自淒冷的坐在教室裏，電燈閃着白光，越顯得伊是個懦弱孤獨的渺小者了！

伊一隻手撫着桌子，一隻手握着她那雙和了淚的筆，在繼續着伊那封未完的信：

玉妹：

請恕我！病人的心是變態的，沒有慰問時，她覺得世界是冰冷的虛偽的，有人接近時，她反覺孤獨寂靜着再好沒有了！玉妹！本來我不該再叫您難受！可是在這個舉目無親的環境中，最容易沉思！暗愁！

玉妹！我怕呢！——在我的心深處，我永遠不願讓我在至親的父母知道我是病，使他們悲傷，我更不願使我活潑地弟妹們因了我的病和我父母的悲傷的緣故，再像我一樣的在他們幼稚的童心上，早早的照上一層朦朧的哀傷之霧！

玉妹！我心裏難受！我想我的父母親！想我活潑的弟妹們！然而我又不願讓他們見到我這個被病魔纏繞的人！玉妹！我想他們！不！我永遠想着他們！玉妹！最後我要說：「玉妹！今年我才二十歲！我不願死！我家裏有至親

的父母年幼的弟妹！玉妹！今年我才二十歲！我不願意死！……

伊寫到這裏，便大聲的哭了，燈依然閃着亮光，音樂室中的鋼琴上發出像心碎一般的歌調和着伊微小的嗚咽的繼續的叫聲：「玉妹！我不願意死……我……」

(二) 心波

碧波女士

一 在擺滿了美食的桌子的周圍會發見個體架子上的臉面。在筷子的來往間發現獸性發作了！臉也顯肥胖了！而且微笑了！

二 農民手中的鋤的動搖的力和着全身滴汗的濕血，時時在滋潤着大人物們的鄭重莊嚴的臉宣誓就職！

三 鴉母們的微笑裏，隱藏着妓女們的血淚！

四 想活着最好是不不要臉，因為現在的世界沒有要臉的

人，而且現在也不需要「薄臉皮」和「要臉」的人，有了臉社會便不能進步，人類便不能進化，世界便無謂文明。

五 女人的笑聲，會發見男子的滴滴的血，汗，和淚！！

六 笑：可以殺人；可以建造一切；又可以破壞一切。

七 中國大多數的家庭，是建築在利的線網上等到利的線網磨斷了，家庭也就跟着破爛了！

八 結婚是結心的！

九 愈親近的人愈不易了解，甚至於是不在意的暗殺着。

十 喝血的風氣日盛，想來也覺得好笑，但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整天滴血的孩子呢！照照鏡子：呀！嘴上明明還遺留着血的痕跡！

十一 懦弱的人，不要看輕了他，在不得已時，他曾變成剛強的人，舉起了普通人們不曾用過的利刀，來向你們進攻

十二 怯弱的人，在不得已時，他會傲視一切！

十三 假設你聰明的話，在吃飯時最好不要仔細的看着在你

前面的東西，因為當你定睛看時，眼前只是血汗淚三樣的混合物，說的再實在一點就是好些個活潑潑的生命，滴着汗珠，瀉着熱淚，滴着鮮血。正活生生的時候，你就開口把他嚼爛吃下去了。所以聰明的你，什麼都不要思量的吃吧！吃就是公理，你所以吃他，是因為他也許吃過你。吃吧！

十四 改造心是最高尚的道德，然而環境決不容它絲毫的發展！

十五 現代人有一種共同的性，便是獸性。

十六 想了半天，什麼都是空的，我仍舊躺下，吻着手，獨自溫存。

十七 我坐在教室裏的椅子上，一隻手扶着桌子，眼睛看着滿含笑意的書，口裏念着，心裏想着，一隻手還在忙亂的寫着，快樂輕輕的爬上了心頭。（我與快樂）

十八 喜怒哀樂都是由「利」裏流出來的。

十九 慈善家是由不慈善者的道上，好像扮演戲劇一樣，改裝了出來的。

二十 幸福的人們呀！當你們對着大眾誇示你的幸福的時候

！福幸在你的身後就輕輕的溜走了！

二十一

人真是喝血的動物，一天不喝，便什麼事都不能作了

二十二

讀者園地

可憐的母親

王登瀛

「媽媽！不要哭，爺爺不好，我們就在陳老太太這裏做活。等我長大了，賺洋錢養活您！」小玉今年才七歲多光景，每逢他母親私自哭時，就能說出這樣伶俐的話，來安慰她那心靈將已傷毀了的母親，的確也是她不幸中的萬幸了。她常指着他對人說：「我要沒有這塊肉，我早就完了。多活在世上一天，少受一天罪，還不如死的自在。」她一談起她的身世，總是哭，總有厭世的念頭。但一看見她的唯一安慰者小玉，他又像有些捨不得離開這人世似的。連忙緊抱着他，深深的吻他面部各處。他也就像馴熟了的羔羊一般，一動不動的躺在他廣大而溫柔的懷裏。

七年前曾享過一時大名的廖大爺世雄，——她所恨的丈夫，小玉所怕的爸爸。——他小時是一個可愛的，極聰明的兒童。記性很好，三字經，孟子……都像被他咬碎而已消化了的樣子，一背就是多少頁。他的先生時時在他父親面前誇他，說這世兄將來前程遠大，不可限量。可

二十世紀：是專運用口舌的時期，又是喝血的時期，

二十三

「窮」是好的它可以鼓勵人們，使人們奮鬥！

二十四

人的整天忙忙碌碌，也不過是為的幾點血罷了！

是當他十六歲那年的秋天，他的老父就留下他一輩子血汗所換來的產業，而與他長別了。他的母親在他父親死去的前二年就因癆病而早亡。毫無處世經驗的他，只好聽着老僕的話。到各位族長家裏去哀訴，他們面子上都能同情於他，但心裏卻別有打算。臨時開了一個包辦式的家族會議，將他父親的喪事，草草的辦完。親戚們，朋友們都有些憤憤不平之慨，甚至當差的背着也要說些閒話，但他終無一句怨語。

半年之後，他而又同樣地趕忙着將他父親從他小時就訂婚了的尹三姑娶過房去。於是族衆的責任就算完了。

他滿意她，她滿意他。他倆互相憐愛着的過了幾年別人萬分羨慕的快樂日子，在那個時期內，尹三姑生了孩子。他漸漸感到寂寞，不久就結交了許多不三不四的朋友，從此他的生活也就起了一個莫大的變化。

好幾天他沒有回家去了，也沒有像從前一樣很溫和的

對她說明：『明天我不能回家，因為……』的話，不免使她起了種種的疑念：『老劉的話恐沒有準，春山常常在耳根下所喻的幾句，總免不了在腦海裏來回的盤旋。』廖大爺在外面又娶了一個十幾歲的妙姑娘，他還說：『果然，有孩子的婦女終比不上沒有生過孩子的姑娘好玩——別人還說他將永遠不回這裏了。現在就住在她那裏。』這些地愈想愈對，愈想愈近乎情理。找他去吧？顯得自己氣量太小；不去，又實在忍不住。她往往自己安慰自己：『任他鬧吧！總有一天他是要向自己說抱歉話的，何況還有小寶寶每天伴着我呢！不管他了……』她對着她懷裏抱着的才一尺多長的小生命作苦笑。這就是現在俗稱小玉的已往。

一年壞似一年了，先還是隔些日子回家一次，漸漸地一個月都未必回去一趟。就是回去也沒有好言語對她。因此，她和他也曾大鬧過幾次。但在重男輕女，女子經濟不能獨立的P鄉裏，終於屢戰屢敗了。

時光過得快，他也變得快，嫖，賭，鴉片……無一件不會的了。

一年，二年……如流水一般的過去，轉瞬間小玉已有了七歲。一天他爸爸又回到家裏來。一進門就到處亂播，祇愁找不到一點值錢的東西。『又找什麼？連嫁粧，衣服都賣完了，還想什麼？我們娘兒們的命你也要麼？……自己五六尺長的漢子，不打個主意，替家裏掙錢，反靠典東賣西過日子，前莊劉三，趙老太太的旺兒那個不比你強！唉……』尹三姑這樣哭着的說

，也不知有多少次了。『哼！你瞧他們好，誰又讓你那時不嫁給他們呢？東西是姓廖的，想買時就賣！別說爺兒們娘兒們的，要真沒有東西再可賣時，……你們兩個總有一個跑不了……』他用慘笑的态度回答，喘着又說：『拿不拿些出來吧？不然，那小東西我就該真抱去了。吃了我多少米……』說着乘勢就掐了抱在懷裏往外跑了。尹三姑駭得兩目發呆不要性命的追上去。但未出村。纖小的金蓮就不能再走了。她像一場惡夢初醒的小孩。『哎呀！救……救命呀……』用很高的聲音送出那嗚咽而淒涼的口調！

雖未達及全村，附近的幾家已經就有人應聲而出了。男的，女的，漸集漸多，大家圍繞着她靜聽她的表白。還有幾個婦女像受了莫大的感動似的。一面替她抱不平之鳴，一面又用好言安慰她！

『大嫂！不要哭了，哭也是無益的，不要傷害了自己身體！』旺兒媳婦一面說，一面捲起她自己的圍裙輕輕的在尹三姑的淚眼上擦動。

『真的！三姐，不要哭了，事還沒打聽清楚，他大人大事的，未必能真將他自己的親兒子拿去賣麼？他又不是傻子。……』一定貴媳婦很小心這樣哄勸她，同時微微的推動她的左臂，於是她的肩膊抽得厲害了，哭聲更大了。

『真作孽！這樣年青總總的姑娘，卻碰着如此混蛋下踐的男人，真可憐！』

『可不是嗎？也不知道她前生作了什麼孽，這生來受

「我出去！看你們怎樣我？怎麼樣了我？」

虎兒看着我們伸着姆指笑嘻嘻頑皮的說。

崩的一聲，我們像旋風似地奔了過去。

崩崩連着響了幾聲，人們喊了起來：

「捉呀！……捉呀！……都出來了！……」

我們散亂地跑着，喊着，但終久好像是在水晶似的河裏捕魚：眼見着有許多的魚，大魚小魚，各種不同的魚，然也任它們游來游去。有時候，眼看着已經抓着，心中一高興，却被它們從膝下滑了過去。有幾次，我們隊裏的幾個人，這樣地被他們壓倒。隨着轟的一片笑聲。被壓的人爬了起來，帶着土，羞慚地又跑。……嗚！好狡猾的東西！

「截著呀！截著呀！」

一種聲音忽然從我的後面吹了過來。偷着看看，原來是小和尚正向我背後跑來。爲使敵人沒有防備，我仍然向着前面跑。追我所追的那人。脚步放慢了些，聽着背後有些風聲，猛的回頭撲去，恰好和他撞了對面。敵人猛的被驚得呆呆地出神，從從容容地被我兩隻手抓着，一點也沒有逃走的机会。

一剎那間，汗珠兒從我的臉上滴打滴打地滾到土裏。立時，四周圍便有些微土浮起，中間成了一個小小的泥球。

凡是被捉著的人，當然要受一種懲罰。自然嘍！小和尚亦不能逃出這種的命運，結果得了我倆的同意他背着我在兩個秋波之間走了次。在衆人羨慕和忌妒三的神氣之下

，我覺得。

小虎兒亦被小羊兒捉着了。說來到有點奇怪，大家不知在什麼時候，小羊兒藏在一個門口，偶而小虎兒沒有留心經過那裏，便被生擒着了。他仍然笑嘻嘻地說：「再來來！再來來！」當他被懲罰的時候。

一羣人仍然隨着一羣人跑。

「此拉」的一聲，小胖子的衣服被小瘦子扯了，二人爭鬥了些時。後來，小胖子的母親出來，將小胖子叫到家中才了結。

拿賊的把戲亦在無形中散沒了。

各人回各人的家中。

這時候天氣已經不早了。那小舖前的一羣人仍然密密層層的圍做一團。我亦慢慢地受了這一團的吸引。但是說亦奇怪，由那小舖的前面的燈光射到衆人的臉上，衆人都是如何的一副鬼臉呀！使我見了都戰慄起來！尤其是衆人那急躁而罵小孩子們多嘴的聲調，使我再不敢問他們說的話。我不諱的話。嗚！真悶死人，要頭痛起來！

「什麼日本人佔了東三省，到處搶掠殘殺……什麼日本的飛機就要飛到保定來……下炸蛋……唉怎麼辦呢？……」日本是什麼樣的東西呀？是強盜嗎？東三省又是什麼？莫非這日本強盜就要到保定來，他們不是長得和張飛一樣嗎？不是得着小孩就活着吃了嗎？想到這裏我害怕起來了，飛亦似的跑回家中，路上似乎有一個強盜追我。真的，我還聽見脚步的聲音哩！

家人都困了：祖母抱着小弟弟在打瞌睡，聽着我回來

，她正開眼睛向我看了一眼說：

「亮兒！快快到你母親屋中睡覺去吧！……天色黑了！」

……
一會兒院裏屋裏都被寂靜安然所籠罩，不時曲曲唧唧的叫聲，打破了這一切寂靜，然而，打不破的却是從這種的聲音裏，更帶着一種淒冷悲殘的意味！更帶着一種聲音比現在還寂靜的要人害怕呀！——一切的一切都在夜之神懷裏睡着了。

翻了好幾次身，總是睡不着，聽見院中風吹得樹葉刷刷的聲音，好像強盜已經進到院裏，窗隙上似乎有一個眼睛，在屋內窺看，後來覺得外間屋中亦有了好幾個強盜，嚇得我滾到母親的身邊，吐出啞音的聲音「媽媽……媽媽……」

這年頭

醉後的太陽，笑迷迷的與西山接起吻來，那些打柴的人們，從山上默默的下來，努力的向回家的路上奔着。

此時村東的關帝廟前槐樹下，有兩個老頭子，怒氣的在那裏談着：「張三哥！今天沒有賣嗎？」他媽的……
……賣了三天連一斤鹽錢都賺不出來，燒了柴貨不用算，一家人還得打早起熬黃汁，唉！只賺得一口豆渣。還賣！……時運不好，兵差不斷的出，手藝兒又不行，人民窮的要命！誰有閒錢買這個吃呢！再賣恐怕連人都賠蕪了。咳！……這老天爺活活的要了咱們的命！」

媽似乎覺得我說什麼，輕輕地說：「什麼？什麼？」後來我沒有回答，閉着眼睛，馬馬糊糊就到了睡鄉之中了，夢中我又遇見強盜捉我吃我，嚇得一身汗。驚醒了，我更滾到母親的身邊，緊緊地，母親似乎覺得我動。說道：「你尿尿嗎？」我亦沒有回答。只是閉着眼睛，立刻就覺到我四周圍在黑暗和冷淡可怕的環境之中，給了我了感覺上一種深刻的印象。

院中似乎仍然還有強盜，刷刷的聲音，和曲曲唧唧地叫着。

一九三一年十，一，草稿

一九三三，十二，二二，晚稿

「福雲弟！你今天賣來吧？」

三哥！別提了；昨天集上，把現吃的穀子糶了七斗，除還了利錢還剩三毛多，不得已買了一斗豆，回來你姪子和他娘忙把牠磨了，五更裏他娘倆沒死沒活的把牠做出來，你姪子打早就去A鎖背去了；我起來吃了口飯也忙着織布去了：一家人沒有一個閒的，又誰知老天爺活活和窮人為難，你姪子剛到A鎖連一個銅子還沒有賣到，街上就亂七八糟的來了許多丘八，轟的一陣子，似蜂一般的爭奪着將豆腐吃了，有的隨便給幾文，有的嘴巴一抹，就走了，自然，這只會虧本，不會賺錢的。」

「哈。他媽的，怎麼這樣不講理呢！」張三十二分生氣說了這麼兩句。緊接着就是福雲的嘩聲：

「唉！這年頭那裏是講理的地方！唯有我們天定的就是倒霉鬼，別的沒有可說得，只可憐我們天賜的命苦。」

「唉！誰說不是呢！買食買穿又加兵差，這筆款實在沒法出呵！賣地吧！貴賤無主顧。接錢吧！這時光有錢的人誰肯出手呢！買東西上眼吧！更是辦不到的事！指望糶個糧食吧！偏偏賤的又糞草不如，唉！老弟！真算沒法過了；我們活了一輩子，也算是第一次碰着這年頭吧！唉！世道變了，世道變了。」

「嘿！你瞧太陽落山了；你沒有工做了嗎？」「這時候，還做什麼工。」「那麼再坐會吧？」「好！你沒事嗎？」「他媽的！左右將來要餓死，倒不如多歇歇，提起有事來可就做不清了。」「三哥！你比我強得多啊！你家人口又少，地也比我多，幹點事又頂個牛，像我們家裏，大小不齊

一個早晨

一個晴爽的早晨，我起得身來，開開了兩扇門兒，向北一望，祇見那財主家的窻上，已有了縷縷的炊烟了。這時在街上聽得大聲小喊的嚷個不住。

「你家小子偷了我們的天秤，你還不認，還說我們賴你，那裏有這件事！」

「保！你怎麼說那話，你家沒了東西，向我們要，若

有個頂事的現在倒化起錢來了，唉！像我這樣的家怎樣過呢！別說吃個油鹽，就是光吃糠菜也是沒有呵！唉！……」

「老弟！別說了，誰家不是這樣呢！你看現在街上還有一家賣飯的嗎？有一個問人嗎？別說我們這等人家，就是張家富戶到了這年頭也是一樣的沒辦法呵！也是沒黑夜沒白天的幹，一樣免不了吃糠菜，咱們家提不到話下。比咱們好的家也是照樣如此呵！誰能說清這個原因呢，真個世道變了！光有出項沒有進項，不是活活制死人了！」

他倆越談越生氣，越是生氣越談得有勁，天氣雖是這樣的熱他們也不覺得了，及至太陽西落暮鴉歸巢；他倆纔匆匆地分別。

此時小小的村落裏，聽不出一點動靜，簡直死寞的沒有一線生氣，只有一陣陣的寒風，圍繞着這個村莊怒吼！

一九三三，十二，八號 董新華脫稿於鹿泉書院

董兆瑞

我們沒了東西，向你們要成不成？再說他拿東西時候，你看見了沒有？假……」

保沒等他說完，急插嘴道：「我怎麼沒看見，我聽人家說：「他拿了天秤後，立即到自成家裏去，買了白面，他就藏到一邊去抽了。」

「那光說不成，你見他拿的時候，爲什麼不捉着他呢

青年年評論
第二卷第五期出版了

時事短評	西南中委不出席四	告全會其意何在	論福建全省同胞	今日中國青年的進路	由土耳其復興史上所得之教訓	英國社會之變遷	我們青年團地	覺後之聲：靈泉寺	對本刊的一種貢獻	不可不注意之消息四則	共產黨內部之消息四則	閩省叛變之陰謀	上海共黨企圖舉行暴動	馮祝篤魁北上活動
理微	猛進	劍峰	丁譯	朱毅	朱然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高雲青

每三期洋一元二角
全年三元六角
分發處：武昌昌明橋六十號
編輯兼發行：青年年評論社

文藝戰線
第八十七號裏目錄

詩事短評	閩省叛變之陰謀	美俄正式恢復邦交後	評市府當局大補舞女	唯物派的文學起源論	禿頭李(續完)	明恥園筆記	詩三	1. 心琴(續未完)	2. 心琴	3. 心萍(續未完)	讀者	1. 青年(續完)	2. 開演前的一幕趣劇	3. 寫給人們的一愛	4. 人間	地園	每週評論	紐約歌舞團
不喃然	新喃然	高慶	孔均	李洪	張琢	前英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張琢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版
第二卷第五期

幽燕半月刊

民國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幽燕社
發行者：幽燕社
印刷者：益世印刷局
代售處：保定各大書局
定價：每份三分，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

本刊

第二卷
第二期目錄

閩局之面面觀	中國話劇運動的厄運	和目前應有的努力	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再出發	華兒	深夜	浪迹	詞一闋——石州慢	給英勇的戰士們	八達嶺旅行記
葛民	浮萍	林房雄	王季陸譯	壬子	誠文	徐塞梅	勉菴	誠文	王質直